

鮚溪醫論選中編



解溪醫論選中編卷六目錄

老人小兒門

老幼治法 老年治法 兒科要訣 兒科論 兒難 兒病

科為純陽辨 論小兒虛證絕證 論小兒諸熱 小兒嘔吐辨

麻痘門

治麻疹 論麻證重輕 論麻痘異原 麻痘不同治法亦異 患痘須

知 痘症原委 論痘夾疫氣而出 痘疹禁發汗論 治痘 痘科救

偏 痘毒發搐 論痘淡白非輕證 治痘明家論 痘閉不同治法亦

異 書臨證指南痘門後 其二

驚風門

幼科似驚非驚辨 急驚 痰火閉證 慢驚 木侮土症 書臨證指

南驚門後 書臨證指南小兒吐瀉門後 書臨證指南癩痘厥門後



疝門

疝疾論 論疝病虛證 書臨證指南疝門後

求嗣門

駁求嗣服熱藥安胎用燥藥 論求嗣藥各有所宜 秘製求嗣藥多霸

道 論求子嗣

婦女門

婦科要訣 女科論

經帶門

論血色 論經水多少 論經期腹痛 論先期血熱 論經閉各有所

因 未嫁女失寵妾孀婦尼姑經閉 書臨證指南調經門後 論女子

經到後或四季一行或一二年一行 論血與乳俱由脾胃 論熱入血

室 書臨證指南熱入血室門後 論胎產金丹非調經藥 書臨證指



南崩漏門後 論崩 論漏 血崩治法不同 論赤帶白帶白濁白淫

書臨證指南淋帶門後 帶濁多由肝火

胎產門 乳吹附

辨妊娠 書臨證指南胎前門後 胎不動 看死胎法 下死胎不可

拘執論 論墮胎 論安胎 真胎假胎 論鬼胎 墜胎難產 催生

不可拘執論 產後發熱 回生丹治療不利於虛寒證 產後誤用歸

芎能致癩論 產後宜補宜瀉論 產後宜溫辨 書臨指南產後門後

其二 乳吹

方藥外用法門

用藥有方更用法 煎藥服藥法 蒸露法 胃弱不勝藥傷陰化燥宜

蒸露法 急煎慢煎祇用頭煎祇用二三煎法 冷熱和服法 上盛下

虛分時服藥法 胃冷腸燥用丸加衣法 引經法 薰蒸法 煎藥用



水法 煎藥用水法 共二則 煎藥用火法 少飲多頓法 急症緩調

法 先後服藥法 濁藥清投法 潤藥燥服法 半泡半煎法 冷服

熱服法 食前食後空心服藥法 晨起臨睡服藥法 晨起臨睡分

輪服法 服藥佐以飲食法 內服輔以外治法 不能服藥先用外治

法 鋪藥以卧法 聞氣法 露一宿法

藥物門

論人參之害 論參附熬液之害 犀角辨 枸杞子助肝火 川芎之

害 五味子錮邪留肺 白芥子劫液動火 論木通苦濁迅利 猪肉

生痰之害救液之善 海蜃宜忌 夜明砂善於蝨蟲水蛭 黑芝蔴梗

能軟通肝氣 論病有對待藥亦有對待



鯉溪醫論選中編卷六

吳縣陸平一培治選

妹陸詠媿佩玢

妹陸詠嬰佩珣

弟陸循一培良

弟陸成一培初同參疾

弟陸膺一培善

老人小兒門

老幼治法

程芝田

書言老人多氣少血小兒純陽無陰蓋緣天癸之水男子二八始至八八乃絕女子二七始至七七乃絕也竊謂老人陰既絕陽亦衰安得多氣當言少氣少血為是故老人多脾虛之症實由命門陽衰如八味右歸等丸老人服之每多效驗因脾虛釜底添薪之法也亦為陰中補陽所以老人宜陰陽並補明矣至小兒為嫩陽本是無陰賴此一點稗陽以生陰血苦寒之品最伐真陽陽若一虛即成陽絕慢脾之症每多無救或因外邪入裏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則變為熱。或疫邪內鬱。火燥薰蒸。涼解可愈。然因病致熱。非謂小兒純陽素應寒涼也。至於過汗傷陰。血燥生風。四肢搐搦。再用寒涼。下咽即殆。或作慢驚。投以溫補。服之亦斃。要知過汗傷陰。血燥生風。須用滋補。設涼藥。陽胃寒脾敗。宜投溫補。經言誤汗亡陽。必先亡離家之陰。再亡坎中之陽。陰虛陽無所附也。誤下亡陰。必先亡胃家之陽。再亡脾家之陰。陽亡陰不獨存也。二語從來悞解。因並及之。所以小兒宜補陰。不宜伐陽。至驚風妄。喻嘉言已闢之。無庸多贅。老人小兒諸病。原可統治。所異者如是。宜加意焉。

### 老年治法

陸九芝

素問五常政大論。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蓋以陽能發泄。陰能堅凝。陽固可貴。陰亦未可賤也。上古天真論。年半百而動作皆衰。陰陽應象論。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於此益知垂暮之年。陰易虧而

陽易強。不知何時認作老年多陽虛。老年之藥宜補陽。而老人自此危矣。靈胎徐氏治老人。其言曰。能長年者。必有獨盛之處。陽獨盛當顧陰。陰獨盛當扶陽。然陰盛者十之一二。陽盛者十之八九。陽太盛者非獨補陰。并當清火以保陰。乃世為老人立方。總以補陽為事。熱甚者必生風。是召疾也。若偶有外感。尤當使之速愈。老年氣血不甚流利。豈堪補助其邪。以與氣血為難。故治老人感證。總與壯年一例。或實見虛弱。量為補托。則當就其陰陽之偏勝。而損益使平。試察千年之木。往往無故自焚。陰盡火炎。萬物一體。斷勿以辛熱助亢陽。竭陰氣。當耆艾之年。而加以焚如之慘也。靈胎之論。悉合經旨。誠能體味其言。並會內經陽隔當瀉之意。自不致如粗工之敗事矣。惟所指老人陽證。如頭熱耳鳴。面赤目赤。膚燥便燥。其脉洪者。猶人所易見。余更推之。則凡昔肥今瘦。不耐煩勞。手足畏冷。腰脚痠爽。筋絡拘攣。健忘不寐。口流涎沫。溼漉頻數。陽痿不舉。其脉沉小者。皆陰竭



而血不充。熱甚而水易沸。陽蓄於內。不達於外。此正人所據以為陽虛者。尤不可不辨也。

### 兒科要訣

陸定圖

沈羊綠云。嬰兒臟氣未全。不勝藥力。周歲內非重症。勿輕易投藥。須酌法治之。即兩三歲內。形氣畢竟嫩弱。用藥不可太猛。峻攻峻補。反受藥累。此幼科之要訣也。

### 兒科論陸平一刪

石芾南

小兒春令也。木德也。花之苞。果之萼。稚陽未充。稚陰未足者也。肌膚疎薄。易於感邪。藏府柔嫩。易於傷正。尤當以存陰為要。存陰非補陰之謂。凡辛燥升散。溫燥苦瀉。消導。皆是耗傷陰液之藥。往往陰液被傷。肝風內動。鼓痰上升。血不榮筋。筋脉拘攣。致成痙瘓。稚陽未充。忌用苦寒。以苦寒善伐生生之氣。且苦能化燥。化燥則又傷陰。不獨伐生生之氣已也。金石之品。

善定神智。令人發呆。冰麝香燥走竄。最耗心液。經曰。石藥發癲。芳草發狂。不可不知。世俗見兒發熱。不問何邪。概曰風寒。輒與辛燥升散。雜以苦溫。苦澆消導。吾鄉尤誤於薄荷荊芥辛涼之說。下筆輒用。不知荊芥質燥氣香。上升巔頂。薄荷質燥。辛辣異常。稍用三五分。參於辛潤劑中。以和格拒。猶可。若獨用多用。頻用。實足耗液。致成瘰癧。乃見兒瘰癧。便稱驚風。亂投冰麝金石苦寒慄悍毒藥。以為開竅鎮驚清熱祛風。誤治甚多。古語云。欲得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此為惜兒秘訣。蓋饑非餓也。飲食清淡有節耳。寒非凍也。不宜厚絮重綿。盒成熟病耳。驚風一證。多由過飽過煖所致。為父母者。盍不預為之計也。至於看法。以色診為第一。凡神充色澤者。天真必厚。易養而少病。神怯神瞪。面色慘淡枯瘁。唇紅不澤者。稟賦必薄。難養而多病。再看其先後天氣質。如先天虧者。必顛門難合。或齒遲語遲行遲。或項軟髮穗。青絡常露之類是也。後天虧者。必少食化遲。腹膨泄瀉。面色唇

舌淡白之類是也。又有看虎口紋法。起於滑氏伯仁歌曰。小兒三歲下。虎口看三關。紫熱紅傷寒。青驚白是疳。淡紅淡黃者。斯為無病看。又謂紋見下節風關為輕。紋見中節氣關為重。紋見上節命關為危。直透三關為大危。世俗推拏一科。從之為法。但滑氏及幼科諸書。均未推原其故。愚按靈樞經云。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凡診絡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魚際絡多青。胃中熱。魚際絡紅。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但內經指百病而言。不專指小兒一科。彼滑氏男左女幼之說。未免拘執。且紅為傷寒之說。顯與經背。至以絡脈所見之長短。審病之淺深。固屬法程。而風氣命三字。未免杜撰。惟手絡不宜暴露。是為要訣。以過露為血燥。生風候也。夏禹鑄以望色。望苗竅為診。於理甚足。可從之。推拏即內經按摩法。惟內傷飲食。輕摩其腹。取其轉運。若他病用之。則無益。針灸法為靈樞經

所重。但從無挑手絡之理。妄針必傷脈絡。至於認證。總以燥濕二氣為提綱。以因風因寒因暑為機括。以化火未化火為傳變。以傷陰之輕重為用藥之淺深。春山謂痘疹為燥火之甚者也。其次當以痲病為重。痲病多由燥熱化風。雖名曰風。實是肝陽為病耳。筋失滋養。故致強急。全現燥象。治法與大人無異。不必另立法門。風寒燥邪初起。發熱無汗。無論痲與不痲。治以辛潤。加杏仁牛蒡桔梗之類。寒重者加以溫潤。如葱白豆豉鮮生姜之類。風溫溫熱治以辛涼。於前辛潤法中。酌加微苦之品。加桑葉萸皮梔皮連翹蔗皮梨皮南沙參之類。熱重酌加涼潤輕品。如銀花菊花知母羚羊角竹葉蘆根梨汁蔗汁之類。客邪鼓動內風痲涎上蒙清竅。厥時胃不。知人。或發痲發痲。前法必佐辛潤以開內閉。如芥子鮮石菖蒲薑汁之類。痲涎閉竅。熱痲加貝母天竹黃花粉萸仁膽星竹瀝薑汁之類。濕痲加半夏蜜炙橘紅之類。燥火甚者。清燥救肺湯。在所必用。夾暑夾濕者。加以辛

淡如寇皮寇仁通草赤苓淡竹葉滑石鮮荷葉扁豆花之類。夾濕熱者。加  
姜汁炒木通姜汁炒黃連之類。苦辛開化。陰液虧極者。色瘁竅乾。無涕無  
淚。口瘡不能言語。宜速救液。如生地麥冬元參鮮首烏阿膠雞子黃鮮石解  
玉竹女貞子龜板牡蠣決明燕菜之類。液虛燥甚者。必多進方回。功勿中  
途易法。致之不救。其有液虛燥極。又有痰熱閉竅。暑濕內伏者。不妨於養  
液劑中。參以辛潤開竅豁痰。辛潤又能行水去濕。醫不執方。合宜而用。病  
純藥純。病雜藥雜。凡此皆治六氣致病之大畧也。若本藏自瘳病。亦不外  
救液潤燥一法。內傷飲食瘳。在濕未化燥時。即須豫防後來變瘳。及早節  
制飲食。健運脾陽。如參苓白朮散八仙糕一味雞金散之類。若已化燥。又  
須參以甘平微潤。如製首烏山藥扁豆沙苑子枸杞兔絲棗仁阿膠龜板  
淡菜燕菜之類。但此病陰陽兩傷。燥濕並病。多不能救。客忤瘳由血虛神  
怯而起。審其實有所因。別無他病。用復脈去參桂棗姜。加棗仁牡蠣。汗多

神不甯時有恐懼者。加煨龍骨。整琥珀。整塊硃砂。取其氣不取其質。自無流弊。疔積一證。鞠通謂疔者乾也。乾生於濕。與內傷飲食。同一病因。夫乾生於濕。病之所由起也。而濕已成。乾病之所至極也。在濕未成。乾時用資生。枳朮等丸。疏補中焦。頗為合拍。仿古人以樂侑食之義。食後擊鼓。鼓動脾陽。使之運化。又以意治病之法。其有因肥甘厚味太過。釀生濕熱。疔蟲者。宜加苦寒辛酸。如連梅川椒史君之類。若濕已成疔。則不獨苦寒殺蟲。重傷脾胃。不宜誤用。即資生等丸。亦嫌剛燥耗液。大約疔積生於飲食不節。因而傷脾。初治宜消。末治宜補。或消補並用。隨症而施。不可偏執。陸平一曰。小兒豈無寒濕體質。宜用溫燥者。此篇立論。偏於化燥傷陰。言其多數耳。閱者察之。

兒難

兒曷為乎有難。曰。天時人事為之也。難於天者一。難於人者二。天之德

吳鞠通

曰生。曷為乎難兒也。曰天不能不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行之運。不能  
不少有所偏。在天原所以相制。在兒任其氣則生。不任其氣則難。雖天亦  
無如何。此兒之難於天者也。其難於人者奈何。曰一難於兒之父母。一難  
於庸陋之醫。天下父母有不欲其兒之生者乎。曷為乎難於父母耶。曰即  
難於父母欲其兒之生也。父母曰。人生於溫。死於寒。父母惟恐其兒之寒。  
父母曰。人以食為天。飢則死。故父母惟恐其兒之飢。天下之兒。得全其生  
者。此也。天下之兒。多受其難者。亦此也。諺有之曰。小兒無凍餒之患。有飽  
煖之災。此祇知以慈為慈。不知以不慈為慈。此兒之難於父母者也。醫操  
生人之術。未有不欲天下之兒之生。兒之難。未有不賴醫有以生之也。然  
則醫也者。所以補天與父母之不逮。以生兒者也。曷為乎兒難於醫也。曰  
醫也者。順天之時。測氣之偏。適人之情。體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數也。無  
所不通。而後可以為醫。奈何挾生人之名。為利己之術。不求歲氣。不畏天

和統舉四時率投三法。毫無知識。囿於見聞。並不知察色之謂何。聞聲之謂何。朝微夕甚之謂何。或輕或重之謂何。甚至一方之中。外自太陽內至厥陰。既與發表。又與攻裏。且堅執小兒純陽之說。無論何氣使然。一以寒涼為準。無論何邪為病。一以攻發為先。謬造驚風之說。惑世誣民。妄為疳疾之丸。戕生伐性。天下之兒之難寧。寧有終窮乎。

### 兒病

徐靈胎

小兒之疾。熱與痰二端而已。蓋純陽之體。日抱懷中。衣服加煖。又襁褓之類。皆用火烘。內外俱熱。熱則生風。風火相煽。乳食不歇。則必生痰。痰得火煉。則堅如膠漆。而乳仍不斷。則新舊之痰日積。必至脹悶。啼哭又強之食。乳以止其啼。從此胸高氣塞。目瞪手搐。即指為驚風。其實非驚。乃飽脹欲死耳。此時告其父母。令減衣停乳。則必大愠。謂虛羸若此。反令其凍餒。無不唾罵。醫者亦不明此理。非用剛燥之藥。即用參耆滋補。至痰結氣凝之



後則無可救療。余見極多。教之適其寒溫。停其乳食。以清米飲。養其胃氣。稍用消痰順氣之藥調之。能聽從者十愈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目為狂言者。百無一生。至於痘科。尤屬怪誕。痘為小兒之所必不免。非惡疾也。當天氣溫和之時。死者絕少。若大寒大暑。其元氣虛而稠密者。間有不治。其始欲透發。其後欲漿滿。皆賴精血為之。乃未發以前。即用大黃石膏數兩。以遏其生發之機。而敗其元氣。既而即用蚯蚓數十。蟻螬數個。及一切大寒大毒之品。如蜈蚣蝎子鷄頭猪尾之類。又將地丁銀花等粗糲之品。數兩煎汁而灌之。增其毒而倒其胃。此等惡物。即今醫者自服之。亦必胃絕。脹裂而死。况孩提乎。凡用此等藥者。必豫決此兒死於何日。十不失一。其父母翻盛稱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即死於彼所用之藥也。或有元氣充實。幸而不死者。遂以為非此等大藥不能挽回。而人人傳布。奉為神方矣。更可畏者。強壯之年。醫者黃芩麥芽俱不敢用。以為尅伐孩提之子。則石膏

大黃成兩成斤。毫不顧慮。忍心害理。至此而極。無奈呼天搶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為螳螂子之說者。割開頤肉。取出血痰。此法起於明末。海濱妖婦騙財之說。惟蘇松二處盛行。割死者甚眾。蓋小兒有痰。文者吃乳數日。必有一二日。頤腫厭食。名曰妬乳。用薄荷朴硝為末。搽一二次。即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塊。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頤內空虛之處。人人有此。割則復生。并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兒。從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獨蘇松有此病耶。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俗傳兒科為純陽辯

吳鞠通

古稱小兒純陽。此丹竈家言。謂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陽之謂。小兒稚陽未充。稚陰未長者也。男子生於七。成於八。故八月生乳牙。少有知識。八歲換食牙。漸開智慧。十六而精通。可以有子。三八二十四歲。盡根真牙生。而精足。筋骨堅強。可以任事。蓋陰氣長而陽氣亦充矣。女子生於八。成於七。故七

月生乳牙。知提攜。七歲換食牙。知識開。不令與男子同席。二七十四而天  
癸至。三七二十一歲而盡根真牙生。陰始足。陰足而陽充也。命之嫁。小兒  
豈盛陽者哉。俗謂女子知識恒早於男子者。陽進陰退故也。

論小兒虛證絕證

羅整齋

小兒之虛證。觀外可知。如心虛則驚惕不安。若啼聲不出者。心絕也。肺虛  
則氣促多汗。若喘滿痰響者。肺絕也。脾虛則吐瀉不食。痞滿倦卧。牙緊流  
涎。手足牽動。若昏迷不乳者。脾絕也。肝虛則筋急斜視。抽搐勁強。若目不  
開者。肝絕也。腎虛為肢厥津枯。火不歸元。若二便不禁者。腎絕也。凡言實  
者。乃邪氣之實。非元氣之實也。治者亦不可傷元氣。若病久已虛。亟宜用  
補。則根本固而無虞矣。

論小兒諸熱

羅整齋

小兒熱證不一。有表裏虛實之異。而人動謂小兒純陽。概用寒涼。其說亦



誤。蓋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天癸者。陰氣也。陰氣未至。故曰純陽。原非謂陽氣之有餘也。特推陽耳。推陽之陽。其陽幾何。陽本非實。而誤用寒涼。則陰既不足。又伐其陽。多致陰陽兩敗。脾腎俱傷。又將何所依賴。而望其生長邪。故貴審稟賦。陰陽偏盛。及外感風寒。內傷飲食等證。因人調治。斯無弊矣。

### 小兒嘔吐辨

陸定圃

喻嘉言謂小兒發熱嘔吐。倘未佈痘。即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宋某子痘發作嘔。誤服香砂平胃散。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攢筋露而危。又某兒痘發作嘔。投藿香正氣丸。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生四黃疔。如牛爛形。蓋痘邪正出。阻截其路。凶變若此。聶久可謂小兒多吐之後。胃氣大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反有面赤頭熱。身熱作渴。而似熱症者。俗醫誤認為熱。投以涼藥。殺人如反掌。兩論絕相反。參觀焉。而各有至理。惟在審



魚...言...  
症之的而已。蓋凡症之初起發熱作渴而吐者。挾熱居多。吐後復發熱作渴者。往往有屬虛寒者。凡吐皆然。不獨痘症宜防也。

麻痘門

治麻疹

昔人謂天氣暄熱宜用辛涼發之。如黃連解毒湯之類。又謂天氣嚴寒宜用辛熱發之。如桂枝湯之類。不知天時炎熱。豈寒涼之藥所能解。今驟用寒涼。恐不能以解外熱。而適足以阻內熱。使不得出而內攻也。天氣大寒。祇宜置之燠室。謹避風寒可也。且天氣雖寒。而人身之熱毒。未必減也。若再辛熱以助毒。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矣。至於麻疹初起。有四肢逆冷者。乃火極似水之故。不可妄投熱藥。待麻現自然平和。若在大病後吐瀉後體虧而適出麻。有是證者。須當別論。又有麻發而自利者。其毒亦因利而散。此殊無妨。忌用參朮訶薏補溢之藥。以圖速止。致生喘滿脹滯等證。倘或

羅整齋

中醫藥大學

大泄不止。又須調治。不可一概論矣。

陸平一曰。治麻疹以辛涼透發。說固不謬。但所云黃連解毒湯。係黃連黃芩黃蘗梔子四味。為苦寒之劑。而非辛涼之劑。以治麻疹。勢必至沉陰直降。將肺邪盡遏入裏。病反變輕為重。所謂辛涼者。如薄荷前胡牛蒡蔓荻之類。攷諸方書。所稱寒涼者。均指苦寒而言。往往外感溫邪。忌苦寒而宜用辛涼者。醫家每多懵然。

### 論麻證重輕

羅整齋

麻出六腑。其毒淺而易散。然其熱毒上蒸於肺。故肺家見證獨多。咳嗽流涕。眼腫含淚。面腫腮赤。皆是也。然有輕重之分。如身體微汗。上下潮潤。神清食常。不燥不迷。一日現幾陣。其色鮮紅者。輕也。若氣喘鼻乾。驚狂作嘔。熱甚昏迷者。重也。或初見如芥而色紅。倏而變紫色者。險。變黑色者。逆。此際用藥。不可失序。惟宣散其毒。以盡出之於外。雖紅腫殊甚。亦不足慮。以

其既發於外。可免內攻。不若痘家之必顧其收靨也。

### 麻痘異原

羅整齋

夫痘屬陰。故頭面先見而稀少者為佳。麻屬陽。故頭面多見成粒而色紅者為吉。痘瘡貴三四次。陸續出者為妙。麻疹貴一齊湧出而便解者為上。凡以火照之。遍身如塗硃者。將出之兆也。痘色最厭繁紅。麻色偏喜通紅。蓋麻發於心。紅者火之正色也。若色淡白者。是心血不足也。宜養血托毒。湯主之。如色太紅。豔或微紫者。是血熱也。宜大青湯主之。若色黑者。是血熱而枯。乃凶兆也。善於涼血生血。或者可救。

### 麻痘不同治法亦異

羅整齋

麻者即疹也。與痘不同。痘屬少陽三焦火也。陽道常饒。故大而腫。麻屬少陰心火也。陰道常乏。故小而密。痘毒出於藏。藏屬陰。陰主血。故痘有形而有汁。麻毒出於腑。腑屬陽。陽主氣。故麻有形而無漿。痘有寒有熱。麻則有

熱而無寒。痘宜充實。可用補劑。麻忌內實。治宜解散。雖皆胎毒。而發既殊。治亦不同。其初出之際。痘防表虛。不可過表。麻貴盡出。過表無妨。既出之後。麻宜補陰以制陽。痘則補氣以生血。蓋麻熱甚。則陰分煎熬。自陰虛火動。故宜滋陰清火。最忌酸斂溫補燥悍之品。初發熱時。如桂枝羌活蒼朮丁香肉桂砂仁之類。其性辛熱。能使毒壅蔽而不得出。又忌驟用寒涼。使毒冰伏而不得宣。俱致內攻之患。治宜升麻葛根湯。雖寒勿用桂枝。雖虛勿用參朮。雖嘔而有痰。勿用半夏南星。並忌誤作傷寒。而用汗下之法。乃為穩協。

陸平一曰。篇中所稱寒涼。指苦寒而言。若辛涼則不忌也。又升麻葛根湯。升散太過。反能引動溫邪。飛揚化火。非法也。

### 患痘須知

凌頌和

痘症須知有九條。一痘發五六日後。痘當出齊。看是否出齊。以腳心為驗。



脚心有痘。則出齊矣。然痘稀少者。亦不拘此。總以邪熱退而痘為出齊矣。若一發便出齊者。勢必重也。一先發驚而後發痘者多安。先發痘而後發驚者多危。名曰驚痘。一用手揩摩面頰。如紅隨手轉白。白隨轉紅。謂之血活。可治。如揩之。不白。舉之不紅。謂之血枯。雖疏難治。一痘未開盤。而頭面先腫。此元氣大虛。名為虛腫。非起脹也。其痘不能起脹。宜大補元氣。腫自消而脹自起。若痘已回。而腫不消。是元氣大虛。不能攝毒。盡化為漿。餘毒流於肌膚之間。所致。一痘從正額兩顴先見者多順。人中口鼻先見者多險。或口唇目胞先浮腫者。此脾胃受毒尤險。太陽頤腮耳先見者多逆。其不能先見於上部。而反見於下部者。亦元氣不振耳。其起漿收痂亦同。一諸處痘不起。惟面部及臀上痘有漿起。綻者可治。有面部痘好。惟鼻上無痘。或有痘不起。綻行漿者皆難治。四肢有漿。惟身面無漿者難治。全身痘漿灌足。惟面上不行漿者死。全身痘色紅活。惟面部焦枯者難治。周身痘好。

惟兩足膝下全無者凶。若面半以上稠密灰滯。而面半以下勻明綻澤者。名雲掩天庭難治。抑諸處出齊。勻朗紅潤。而腰間稠密灰滯作痛者。名纏腰。此毒滯於陰。不能成漿。九日危。遲則不過十一日也。一痘色紫中帶黑焦枯者。乃純陽無陰之證。其人必口乾畏寒。小便短。大便結。宜清火解毒。但得灌漿。猶望生活。一顆粒疏綻。根盤紅潤。精神爽健。二便如常。言痘也。勿藥有喜。一痘中有紫黑乾硬。暴脹獨大。脚無紅暈。或疼或不疼者。即痘疔也。痘疔能閉諸毒。未齊有疔。則諸痘不能出。既齊有疔。則諸痘不能起。脹行漿時有疔。則諸痘必致倒陷。故初出時。見有紫黑獨大之點。恐其成疔。即宜以銀鍼挑破。吸盡毒血。然後以拔疔散敷之。次日復看。若再硬脹。仍然刺破。以前藥敷之。必轉紅活。方可已也。若鍼挑不動。手捻有核。則成疔矣。須用鍼從四邊剗開。以小鉗鉗出。其形如疔。有半寸許長。拔去其疔。仍以前藥敷瘡口。乃可無虞。又四肢有痘。慘暗堅硬。而甚痛。或外無

魚身醫書通  
卷六  
一  
痘而內有核作痛者亦痘疔也宜以艾火燒之即愈或以燈火烙之亦效若不急治則此粒痘深陷穿筋透髓而爛見骨甚可畏也又天庭有黑點心窩舌上必有疔地角有黑點陰囊陰戶必有疔兩顴有黑點兩腋必有疔準頭有黑點四肢必有疔此觀顯可知其隱又不可不詳也又痘大色黃如金者名賊痘大而黑者為痘疔當以銀鍼挑破吸盡毒血拔疔散敷之附拔疔散方水飛明雄黃二錢胭脂粒五錢無則胭脂膏亦可共為細末凡遇痘疔賊痘刺出黑血敷之立能止痛神效倘舌上痘疔用銅綠銀硃硃砂雄黃人中白等分共研勻擦之

陸平一曰此篇已載入醫談錄舊今復選入者便醫家之查檢也

### 痘症原委

程芝田

按痘毒藏於腎經痘稟於陰而成於陽故痘全賴腎中水火鼓舞送毒外出如發熱三日始能見點發熱三日始能起脹發熱三日始能灌漿發熱

三日始能結痂。始終莫不以腎中真火為主。至陽過盛則腎陰虛。惟以補陰配陽。譬如鍋中少水。則飯易焦。釜底少火。則飯難熟。治痘之法。豈不賴培補氣血哉。要知兩腎為氣血之本。腎火為氣之原。腎水為血之海。火足始能生土生金。水足始能生木生火也。書言腎經之痘為難治者。是因根本先傷。陽氣虛不能起脹。陰血虛不能灌漿。然則治痘之法。斷不可消導與寒涼也。明矣。蓋消導則氣破血傷。寒涼則血凝氣滯。所以倒靨陷伏之禍。皆由於此。業是藝者。可不知所本哉。推而論之。不獨痘科為然。即百病莫不如是。凡人具一太極。若陰陽和平則無病。如腎中陰虛則肝心之病起。腎中陽虛則脾肺之症生。至於陽盛陰涸。陰盛陽衰之症。皆造極中極之候也。一宜救陰以抑陽。一宜扶陽以制陰。若平治之法。滋陰可以降火。補火即可生氣。悟得此中理。方為醫中傑。此之謂也。

論痘夾疫氣而出

程芝田

有三四五月間。溫疫流行之年。感受疫氣而出痘。宜用石膏大黃并寒涼之劑者。要知係治疫毒。非治痘毒也。疫毒可以內攻。痘毒必須外出。疫毒清。痘始能出。但其症必大熱如烙。口渴喜冷。小便短赤。大便閉結。或下利臭水。或色如敗醬。故當攻下。疫毒清。則痘始能起。脹灌漿。不獨不可溫補。即溫散亦非所宜。惟養陰之法最善。蓋滋陰可以降火也。然灌漿時。或須補氣。參耆有時需用。即姜桂亦偶或因症酌用。又不可執痘必養陰為法也。

### 痘證禁發汗論

吳鞠通

表藥者。為寒水之氣。鬱於人之皮膚經絡。與人身寒水之氣相結。不能自出而設者也。痘證由君火溫氣而發。要表藥何用。以寒水應用之藥。而用之。君火之證。是猶緣木而求魚也。緣木求魚。無後災。以表藥治痘瘡。後必有大災。蓋痘以筋骨為根本。以肌肉為戰場。以皮膚結痂為成功之地。用表藥虛表。先壞其立功之地。故八九朝灰白塌陷。咬牙寒戰。倒靨黑陷之

證蜂起矣。古方精妙不可勝數。惟用表藥之方。吾不敢信。今人且恣用羌防柴葛升麻紫蘇矣。更有愚之愚者。用表藥以發悶證是也。痘發內由肝腎。外由血絡。悶證有紫白之分。紫悶者。梟毒把持太過。法宜清涼敗毒。古用康變百祥丸。從肝腎之陰內透。用紫雪芳涼。從心包之陽外透。白悶則本身虛寒。氣血不支之證。用溫補氣血。托之外出。按理立方。以盡人力。病在裏而責之表。不亦愚哉。

陸平一曰。論中開口表字。指發汗而言。凡醫書中所云忌表者。皆如是實誤解也。表者外也。與裏為對待字。當作外字解。凡字俱有動靜兩義。外曰表。由內而出外亦曰表。麻黃湯等之發汗。固屬溫表。桂枝湯等之通經。亦屬溫表。表而用溫。以其病屬外感風寒也。若外感風溫暑熱。亦當用表。但宜涼劑寒劑以表之。凡藥中之味辛者。其用功有二。一為辛潤。一為辛散。辛散之品。無不達表。牛蒡前胡之類。辛涼者也。石膏辛寒者也。王晉三治

外感溫邪入於胃。仍欲其外達。以石膏寒多辛少。加薄荷末拌之。合成辛寒之劑。何其巧妙。亦表藥也。何後人指表字單作為發汗解耶。雷少逸分辛溫解表。辛涼解表。辛平解表。三法。大可學得。

治痘

羅整齋

夫痘瘡者。天瘡也。其胎毒內藏。一因時氣觸動其毒。傳染相似。故謂之天瘡。調治得法。百無一失矣。此證關係甚重。不可不明晰也。古來治法。有各執一見。不如因人之虛實。隨證施治為妙。經云。瘡瘍屬心火。宜以寒涼治也。若痘瘡則不然。毒伏五臟。全賴氣血。送毒外出。氣血足。運化而成膿。收結而成痂。治終無虞。若氣血不足。當隨時調補。不得少疎少緩。若稍失治。則不及矣。古用犀角地黃湯瀉心火以解毒。不知痘瘡正藉火以運用。陰血而成功耳。若無火。則血凝滯不行。何以成膿而結痂乎。倘血氣與毒氣俱盛者。脈必洪數。痘初出。即帶紫黑。或既出。而稠密紅紫。內證則煩悶燥

渴小便赤。大便秘。此屬實熱。宜用清涼以解毒。量入酒炒大黃微利之可也。若毒氣盛而血氣衰者。於解毒藥中。加歸芪參朮。以活血養氣。乃為顧本良法。

### 痘科救偏

程之田

嘗聞痘科諸書。各偏一見。或專溫熱。或專清涼。或尚疎肌。或尚通裏。甚有獨恃蜈蚣全蝎桑蟲之品。一味攻毒者。紛紛不一。皆非善治。要知五者治法。雖不可廢。當因人而施。如皮膚嬌嫩。氣虛多痠者。宜用溫燥。色蒼體瘦。血虛多火者。是宜清涼。皮厚肉堅。則表必實。解肌應施。胃強脾健。則肉多。堅通裏當用。素生瘡癬。胎毒必盛。攻毒須投。此皆因人治症之良法。不獨痘科為然。但子不離母。乳子之寒熱虛實。又當視其母之體為轉移。故治痘之要。始終以氣血為主。氣血若足。則起發灌漿結痂。皆易奏功。且痘後無一切雜症。氣血不足。則遷延時日。每少收成。痘後且多變症。古人治痘。忌散忌下。成法可遵。因散則傷血。下則耗氣也。夫痘之發熱。係內毒薰蒸。



非外邪侵燦。果風寒外感者。用散藥以解其表。或食邪內結者。用下藥以  
攻其裏。此係兼治。不得已用之。非正治法也。所以順症不必服藥。若外無  
風邪。豈堪誤散。內無實熱。甯可妄下耶。其溫燥傷血。攻毒耗氣。更無論矣。  
况邇來壯實者寡。怯弱者多。惟宜照顧氣血。調和營衛。血熱者宜加滋陰。  
氣寒者當投溫補。載毒外出。漿足毒透。始克成功。要知漿即氣血化成。所  
謂有一分漿。則出一分毒。氣血若少。詎能托毒外出哉。攻毒而不知補氣  
血。何異握苗助長。欲希其不槁。未之有也。即如起手方。製一升麻葛根湯。  
內用升麻提毒外出。葛根透肌疎表。鼓舞胃氣生津止渴。又恐過開腠理。  
用白芍斂和陰血。用甘草解毒和中。只此四味。氣血並治。表裏兼調。神妙  
無比。且云見點後。忌用升葛。恐重傷其表也。古人用藥。慎重如此。是痘不  
宜過散。言在意中。不可妄攻。意在言外矣。今痘科一見發熱。不論有外感。  
無外感。雜用劫散之藥。消耗津液。津液有傷。則色轉深紅。一見深紅。便為

火盛而投寒劑。以致氣血冰凝。不能起發。或津液內傷。而點見乾枯。或津液內傷。而腸胃燥閉。或頂陷色嬌。本氣虛也。而認為火鬱。或平塌黑陷。屬血虧也。乃誤作熱邪。攻散雜投。輕症轉重。順症變逆。害非淺鮮。總未解陰氣外溢。則熱退。陰血內潤。則便通之義耳。嘉言有云。能善治傷寒。始能治痘。蓋傷寒以存津液為主。而痘症尤宜以存津液為主也。作此以救痘科之偏。以援時醫之弊。

### 痘毒發搐

羅整齋

凡痘發熱二三日內。全無痘影。而發驚搐。此毒盛未曾宣發所致。勿作驚治。若用寒涼阻遏。毒氣不得外出。逼之內攻。須臾告變。宜依證宣發。痘出而驚自止矣。

### 論痘淡白非輕症

羅整齋

凡發熱三四日。和緩神爽。食常。出痘必少。若已見痘。尖圓紅活。漸漸長大。

此為毒輕。痘少無疑矣。若熱輕而嗜卧。不思飲食。或痘影淡白。點粒不明。勿謂痘輕。是血氣虛弱。送毒不出也。急用溫中益氣湯托之。甚者速服二三劑。痘始出齊而自多。若因安靜而不急托。延至五六日。毒氣內攻。痘不可救矣。

治痘明家論

吳鞠通

治痘之明家甚多。皆不可偏廢者也。若專主於寒熱溫涼一家之論。而泥之禍斯亟矣。痘科首推錢仲陽。陳文中二家。錢主寒涼。陳主溫熱。在二家不無偏勝。在後學實不可偏廢。蓋二家猶水火也。似乎極不同性。宗此則害彼。宗彼則害此。然萬物莫不成於水火。使天時有暑而無寒。萬物焦矣。有寒而無暑。萬物冰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二家之學。似乎相背。其實相需。實為萬世治痘立宗旨。宗之若何。大約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發由溫氣之行。用錢之涼者十之八九。用陳之溫者一二。七日以後。本身氣血用事。

純賴臟真之火。煉毒成漿。此火不外鼓。必致內陷。用陳之溫者多。而用錢之涼者少也。若始終實熱者。則始終用錢。始終虛寒。則始終用陳。痘科無一定之證。故無一定之方也。丹溪立解毒和中安表之說。亦最為扼要。痘本有毒可解。但須解之於七日之前。有毒鬱而不放。肥不上漿者。烏得不解毒哉。如天之亢陽不雨。萬物不生矣。痘症必須和中。蓋脾胃最為吃緊。所謂以中焦作戰場也。安表之論。更為妙諦。表不安。雖至將成。猶敗也。所謂以皮膚結痂。為成功之地。而可不安之也哉。安之不暇。而可混發以傷之也。至其宗錢而非陳。則其偏也。萬氏以脾胃為主。魏氏以保元為主。亦確有見識。雖皆從二家脫化。而稍偏於陳。費建中救偏瑣言。蓋救世人不明痘之全體大用。偏用陳文中之辛熱者也。書名救偏。其意可知。若專信其法。悉以大黃石膏從事。則救偏而反偏矣。胡氏輒投汗下。下法猶有用處。汗法則不可也。翁仲仁金鏡錄一書。誠為痘科寶筏。其妙處全在於看。

認證真確。治之自效。初學必須先熟讀其書。而後歷求諸家。方不誤事。後此翟氏聶氏深以氣血盈虧解毒化毒。分晰闡揚。錢氏陳氏底蘊。超出諸家之上。然分別太多。恐讀者目眩。愚謂看法必宗翁氏。葉氏有補翁仲仁不及之條。治法兼用錢陳。以翟氏聶氏為錢陳之注。參考諸家可也。近日都下盛行正宗一書。大抵用費氏胡氏之法。而推廣之。恣用大汗。天下名歸宗湯。石膏大黃始終重用。此在梟毒太過者則可。豈可以槩治天下也。小兒哉。南方江西江南等省。全恃種痘。一遇自出之痘。全無治法。醫者無論何痘。概禁寒涼。以致有毒火者。輕者重。重者死。此皆偏之為害也。

痘閉不同治法亦異

趙晴初

相傳天士葉氏治痘多活法。一子病痘閉。諸醫束手。先生命取新漆桌十餘張。裸兒卧於上。以手轉輾之。桌熱即易。如是殆徧。至夜痘怒發得生。又嘗於肩輿中見一採桑婦。先生命輿人往搜之。婦大怒詈。其夫將扭輿人。

馮先生曉之曰。汝婦痘已在皮膜間。因氣滯閉不能出。吾特激之使怒。今夜可遽發。否則殆矣。已而果然。又一人壯年患痘閉。先生令取鷄屎若干。以醕酒熱調如糊。徧塗其身。而手足越宿。鷄屎燥裂剝落。而痘已出矣。又先生之外孫甫一齡。痘閉不出。母乃抱歸求救。先生視之甚逆。沉思良久。裸兒鍵置空室中。禁女弗啟視。迨夜深始出之。痘已徧體。粒粒如珠。因空房多蚊。借其嘍膚以發也。此雖神而明之之治。第尋繹其意旨之所在。轉輾於漆桌者。火閉也。激之使怒者。氣閉也。塗以鷄矢醴者。寒閉也。借蚊口以嘍之者。血閉也。咸有分別之妙義焉。錄之亦可發人之慧悟。

書臨症指南痘門後

鄭望頤

痘之發也。一由乎胎毒內伏。一由於外感時邪之氣引導而出。其症之順逆。若內毒輕。而外感之氣亦輕者。痘必稀疏。此為順症。若內毒輕。而外感之氣重者。慮其過悶不齊。不易漿灌。若能至灌漿。則時邪漸退。後易收功。

此為先重後輕症。若內毒重而外感之氣輕者。慮其灌漿已後。毒難盡洩。不易收靨。結痂。恐發痘毒。疔蝕之患。此為先輕後重症。若內毒重而外感之氣亦重者。痘必稠密。色不鮮澤。發熱見點之後。一路蹭蹬。難以收功。此為逆症。然胎毒之輕重。人皆易明。若外感之氣。人莫能曉。夫天地間。祇有六氣。氣平則為和氣。不平則有勝復。勝復至極。則為癘氣。為瘟疫。氣瘴氣。更有道塗中穢濁氣。人若感之。不拘老幼。俱病。今出痘所感之氣。則異乎。是此氣獨與未洩胎毒之小兒。兩相感觸。未聞痘證盛行之時。已出過痘之兒。亦染病患也。考是氣自古迄今。從未有人申說明白。確定為何氣。故前賢於痘症一科。未嘗不殫心瘁慮。立論著方。因不明其氣之源。不無偏執之弊。有喜於寒瀉者。有喜於溫托者。有先用寒瀉而後用溫補者。有先用溫托而後用寒涼解毒者。更有不審見體之虛實寒熱。俱宗費建中救偏瑣言。每於發熱見點時。概用大黃石膏黃連犀角羚羊茅根蘆根等。不

知費氏之書。名為救偏。乃救慣用熱藥之偏耳。若本不偏。而宗其法。則不偏者反至偏矣。嬰兒之命。其何以堪。幸古有種痘良法。相傳至今。其法簡易靈驗。至穩至當。蓋正痘因外感時邪而發。種痘則種於無病之時。故所出稀疎。輕者不過數十粒。此豈非避危就安之妙法乎。倘愚人不信。何不將自出與種出。彼此相較。其理自明。假使一村之中。有百兒出天花。未嘗不延醫服藥。若能八九十收功。人咸稱為太平痘矣。甚有竭力調治。而損傷幾及一半者。不聞其歸咎於醫生。惟有委命於天而已。今若種百兒之痘。設或損傷四五個。則必責罰種師。并不容其托足於此一村矣。人何篤信醫生而不相信種師耶。與其委命於天。孰若以人功挽之。以此相較。則當種與不當種。自決矣。至於種法。全在乎好苗。夫苗者。即取他兒之痘。加也。必要用種出之痘。落下之痂。謂之種苗。此苗之中。毫無天行時毒之氣。在內。故放心可用。若自出天花之痂。謂之時苗。此苗之中。有特行之氣。若



不辨而用之。名雖為種。實與傳染他兒天行時痘之氣無異。此時苗之不可用也。然種苗之內。尚要揀擇。必取痘粒稀少。其色紅潤。灌漿濃厚。所結之痂。厚實光澤。尖圓者。此氣血充足。陰陽合德。上好之苗也。俟痂落。用紙包好。記明何日收得。收貯新磁瓶內。緊護其口。置清涼之處。勿觸穢熱之氣。其苗在北方天氣涼。春月之苗。一月之內。尚可種。冬月之苗。四五十日。尚可種。南方氣溫。夏月之苗。四五日。春月之苗。二十日。冬月之苗。三十日。若延日久。則氣薄無力。恐種不出矣。欲覓此等種苗。先訪有人家正在種痘之際。向彼明言其故。懇求四五粒。即可源源而種。或平日於同道種師內。相與一二位。志誠老實者。議明彼此互借。則苗亦可不斷。亦有種師。於五六月中。覓家貧壯實之兒種之。不惟不索酬謝。反肯津貼銀錢。次遞傳種三四個兒。延至七月。則苗亦可以不斷矣。近有種師。因種苗已斷。權取時苗種之。往往有種出稠密棘手重痘者。皆時苗之過也。不知時苗之性。

即選上好者。亦必要傳種過四五兒。俱各順當者。其苗性始和平。方能與種苗相等。至於下手種法。尤須詳慎。凡種一兒。用痘痂三四粒。兩兒則用六七粒。放於乾淨茶杯中。傾入清水四五茶匙。用小指尖在內三四攪。則痂已濕。急將水傾去。用柳木杵研。其杵約長四寸。粗如筆管。兩頭要光圓。研十數轉足矣。如痂太乾。加入清水一二滴。切不可太潮。只要研如乾漿糊狀。用彈熟新棉花捏一小團。如棗核大。兩頭要圓。其長短粗細量兒鼻孔之大小為之。其棉團不可太鬆軟。鬆則苗氣易往外洩。且見涕則縮小。易於脫出。漿棉團只用一頭蘸痂末糊於上。塞兒鼻中。男左女右。塞不可太進。太進則兒不適意。亦不可太出。太出則易脫落。總要寬緊淺深適中為妙。塞後勿放小兒用手拈出。若被噴嚏打出。急將苗仍塞入鼻下。苗後以六個時辰為度。天氣熱。早取出數刻。天氣寒。多留數刻。痘苗取出之後。其苗氣漸次傳偏五臟。至七日或八九日始發熱。發熱三日而見點矣。此

誠至穩至當之種法也。種痘之苗。不過痘痂一味。今各處種師。詭稱痘痂之外。尚要加他藥為引導者。此係惑人謊語。切勿信之。既種後。將發熱時。小兒頸項內。男左女右。必發一小塊。狀如痲核。此乃毒氣結聚於此。故痘發必稀疏。此塊不必醫治。待落痂後。則塊亦漸消矣。若用時苗種者。項中無塊。當以此辨之。又間有驚痘於發熱時。小兒忽然驚搐。手足踈不語。目上視。有片時即平復者。有發一二次者。有發一次者。有發兩次者。總屬不妨。斯時切不可擾動。叫喚之。待其自平。即已。不必服藥。須預對痘家說明。免其憂慮。以上諸論。皆時下種師之秘訣也。若夫辨兒之可種與不可種。須察兒體之虛實。及有無宿病。若調治之法。當節飲食。適寒溫。防驚嚇。此皆種師俱各明悉。茲不重贅。

陸平一曰。現今牛痘盛行。種痘之法。業已失傳。攻牛痘極為簡便。毒輕者。得此即可無恙。倘毒重者。遇天花時。仍有傳染之患。非完全法也。惟過年

再三復種始臻妥善存此篇以明種痘良法且篇中稱費氏以救偏名書闡發其所以命名之故極其精當凡書皆然皆救一時之偏而著為說醫者明此自不致墨守一家言或偏於寒或偏於熱或偏於補或偏於攻矣故凡古今醫書除內經外皆可以救偏命名豈獨費書為然哉豈獨痘症為然哉識此始可以看方書始可以為醫

書臨證指南痘門後

陸履安

自古治痘名家不啻廿數各有精確卓識以補前人之未備雖各有所偏實所以相濟也醫者貴統彙群書隨宜施治安可執偏隅管見以應無窮之變哉先生治痘夙稱神奇觀其案中寒熱攻補不膠於一見如毒氣深伏氣血壅遏者藉芳香以搜逐用紫雪丹氣滯血凝毒重火伏者以酒大黃石膏青皮桃仁荊芥犀角猪尾血之類主治肝肺毒火不宣氣血有焦燔之勢者用犀角羚羊紫草丹皮石膏鮮生地之類元氣不支陽虛毒陷

而見灰白濕爛泄瀉嘔惡等證者用辛香溫煦陳文仲之法為要氣血極虛而漿清塌痒全無實症相兼者當峻補氣血用參歸鹿茸湯及坎蒸湯之類氣虛莫外乎保元及四君子血虛不離於四物及補血湯又有氣虛血熱者補氣之中兼涼血血虛氣滯者補血之中佐辛香用攻法須分部位經絡用補法當辨寒熱燥濕過清則有水伏之慮偏熱則有液涸之虞此皆先生採擇先賢之法因人見症而施治可謂善法古者矣夫痘雖以形色辨其吉凶然內證尤為緊要如痘點既起或不慎風寒而營衛凝滯或縱慾飲食而氣機呆鈍以致身熱不食腹膨嘔惡泄瀉漿水不行不究治其病因但執清寒膩補常有凶危之變亦有痘形雖重若神甯安靜飲食二便如常聲音清響調理得宜亦可轉危為安大凡形老而色鮮明者雖甚密變幻恒少形嫩而色晦滯者雖稀疏變幻恒多表裏相參審症的確然後設法處治方無詒誤至於逆症條款已現雖自昔名醫亦莫能挽

救小兒夭枉者不可勝數。深可憐憫。邇年以來幸有種痘一法盛行於世。實可挽回造化。凡有小兒者。俟週歲後即可選用種痘之苗。引而發之。百不失一。此誠補痘科之未備。而為最上一乘之法也。正痘有先賢諸成法。避險有種痘之良方。痘症於是乎大全矣。

驚風門

幼科似驚非驚辨

姚德培

幼科驚症。自俞氏以食痰風驚四字立名。大剖從前之訛。實為確論。葉香巖亦宗之。然更有未盡者。近多冬令氣暖失藏。入春寒溫間雜。小兒吸受其邪。先傷肺經。起自寒熱氣羸。延綿失治。漸從胞絡內傳。上部雖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煩躁神蒙。病家惶懼。輒云變為驚症。動用香開。妄投金石。以致陰液消亡。熱勢愈張。正不敵邪。肝風陡動。漸見肢牽目竄。痙閉發厥。勢多傾敗。若於病未猖獗之前。先以辛涼開肺。繼以甘寒化熱。佐以潤劑降



痰兩候自能痊可。此蓋溫邪陷入陰液內耗而動肝風。實非驚恐致病也。若誤以驚藥治之。恐幼穉之含冤不少。故為之一辨。

### 急驚

羅整齋

急驚者。陽證也。蓋小兒之真陰未足。故肝邪易動。木生火。火生風。風熱相合。則血虛筋急。而為眩掉反張。由是木邪侮土。則脾病。而為痰壅吐瀉。木火刑金。則肺病。而為喘促短氣。兩厥陰同氣。則心病。而為煩熱驚叫。水不足以涵木。則腎病。而為血燥乾渴汗閉瘧搐等證。此非外來之風。可以散也。惟以清熱化痰為急。分微甚而治之。

### 痰火閉證

江筆花

痰火之症。即俗所謂急驚風也。小兒或感風寒。或積乳食。皆能生痰。痰積則化火。或受暑熱。亦生火。失於清解。則火升而痰亦升。痰火上壅。閉其肺竅。則諸竅皆閉。其症目直氣喘。昏悶不醒。且火甚則肝燥筋急。為搐搦掣。

顛反引竄視而八候生焉。總因痰火鬱結。肝風內動而成。當其拘攣弓仰之時。但以手扶。勿可用力緊抱。傷其筋絡。致成廢疾。初起以通關散開其噫。得噫則醒。輕者利火降痰湯。重者清膈煎加石菖蒲竹茹。或抱龍丸醒後清熱養血湯。

### 慢驚

慢驚者。虛證也。有因吐瀉後。脾胃虛弱而致者。有因急驚過服寒涼。及傷寒過下而致者。有因脾胃素弱。或受風寒而致者。其證昏睡露睛。痰鳴氣促。驚跳搐搦。或乍發乍靜。或身熱身冷。或肢厥唇青面白。口鼻氣冷。昏迷不食。自汗泄瀉。其脉遲緩細數等證。為脾虛生風。無陽證也。此際宜速培元氣。大補脾土。即有風痰之類。皆非實邪。不得妄用剪風化痰之藥。再為消散。以傷陽氣。若所謂慢脾風者。即慢驚失治而甚者耳。

### 木侮土症

江筆花

羅整齋



中醫藥大學圖書館



土侮土證。即俗所謂慢驚風也。小兒受暑受寒。或傷乳食。皆能作吐作瀉。或吐瀉交作。久則脾土虛弱。肝木乘之。其瀉漸見青色。面部痿白帶青。手足微搐無力。神氣慳慳不振。而慢脾成矣。初起即宜異功散。吐則加藿香。煨薑。若病已數日。冀見青色。即加木香或肉桂。若手足皆冷。脈息微細。唇舌痿白。此將脫之症。宜急用附子理中湯。以溫中回陽。尚有可救。諸臟之症皆緩。獨脾症之變甚速。儘有吐瀉一晝夜而即脫者。甚勿緩視也。

書臨證指南驚門後

華岫雲

經云。驚則傷膽。恐則傷腎。大凡可畏之事。猝然而至者。謂之驚。若從容而至。可以宛轉思維者。謂之恐。是驚急而恐緩也。夫驚症大人亦有之。小兒最多。因其神志未堅。膽氣未充。故每遇稍異之形聲。即陡然而驚矣。驚之所傷。由心猝及乎膽。由膽即及乎肝。遂致心主君火。兼肝膽中相火風木。驟然而起。症現搐搦痰癎。神昏譫妄。肢冷厥逆。吐乳身熱。目竄口噤。種種

所患無非心肝膽之現症。而實毫無外感之風邪。此因外受之驚。而動內之木火風也。故但當以一驚字立為病名。斯乃切當。因其內風沸起。遂如一風字。因病來迅速。又加一急字。故遂有急驚風之病名。此已屬牽強附會矣。至於今之混稱為急驚風者。更屬背謬。總因小兒陰氣未充。外感之風。溫風熱風火。以及寒邪化熱。并燥火諸症。最易傷陰。陰傷則血不營筋。液傷則脈絡滯澇。熱盛亦能使內之木火風相繼而起。所現之症。與受驚者類亦相同。然實非因受驚而起。其所治之法。大有區別。如果因驚者。治宜安養心神。鎮驚定怯。甘涼清內熱。柔潤熄肝風。或少佐芳香。通其竅絡。舒其結閉。至於剛熱燥澇。表散之藥。概不可用。若無驚而但感外邪者。有宜於涼散。有宜於溫散。有宜於苦寒清火。有宜於甘溫扶陽。或補或瀉。自當按六淫之邪而施治。與驚字毫無關涉。奈今之醫者。每遇非驚之證。因不能辨明六氣中所傷何氣。却定不出病名。遂強將一驚字混入。藉口漫

稱為急驚風症。掩飾欺人。病家亦酷信之。以為小兒防範難週。焉有無驚之理。其所訂之方。錯雜游移。不知治驚。總以心肝膽為主。若治時邪。須兼肺胃脾腎。三焦營衛經絡而論。大不相同也。更有一種稱慢驚風之病名者。尤屬怪誕不經。必當亟為駁正。有論在幼科吐瀉之後。宜合觀之。

書臨證指南小兒吐瀉門後

華岫雲

世俗所稱慢驚風者。不知起於何代。創是名者。其遺禍於嬰孩。已不啻萬億矣。蓋就其所指之病而論。如吐瀉兼作。氣怯神倦。虛煩搐搦。痰喘不食。脈虛無神。睡則露睛等症。乃與病名毫不相關。其所指之症。是或由外感未清。或諸病誤治。或飲食失調。或由病後而成。以致吐則傷胃。瀉則傷脾。土虛則不生金。中虛脈必乘尅。是皆肝脾肺胃之病。治宜急顧本原。扶土生金。安胃和肝。溫養腎陽。猶慮弗及。若就其名而治之。醫家胸中先執慢驚風三字之名。概用重墜之藥。鎮驚定法。或散風清火。豁痰破氣。其遺禍

可勝言哉。蓋是症因中土已虛。風木已動。延久必現出似驚之狀耳。實則並非因驚而起也。奈何竟以慢驚風名之。豈非指鹿為馬乎。要之慢字。若以急慢而論。則凡病之緩者。皆可稱為慢。惟驚乃屬急症。不可以慢字加之。若以傲慢肆慢而講於病名上。又甚荒唐。惟願觀幼科書者。當知其背謬不通。勿為其所惑。則幸甚。今觀先生案中。並未嘗用及驚藥。風藥。是明徵也。此症更當兼參東垣立齋景岳在田法治之。則無遺蘊矣。

書臨證指南癇瘖厥門後

華岫雲

小兒癇瘖厥。本屬險症。十中每死二三。奈今之患者。十中常死六七。其故何也。蓋緣醫者不察病情。概以芩連鉤藤菖蒲橘紅等。夾金石之藥投之。以冀清火降痰而已。此醫之不善治也。而最可惡者。尤在病家之父母。失於調治。有名為愛之。實以殺之之故。何也。小兒諸症。如發熱無汗。煩躁神昏。譫語之頃。或戰汗大汗將止之時。或嘔吐泄瀉之後。或瘖厥漸甦。或便

久閉而適然大便。或灌藥之後。斯時正元氣與病邪交戰之際。若能養得元氣一分。即退病邪一分。此際小兒必有昏昏欲睡。懶於言語。氣怯神弱。身不轉動之狀。此正當養其元神。冀其邪退正復。乃病家父母。偏於此際。張惶驚恐。因其不語而呼之。喚之。因其鼾睡而頻叫醒之。因其不動而搖之。拍之。或因微有昏譫。而必詳詰之。或急欲以湯飲進之。或屢問其痛癢之處。嘵嘵不已。使其無片刻安甯。如此必輕變為重。重變為死矣。更有豪富之家。延醫數人。問候者多人。房中集聚者多人。或互談病情。病狀。夜則多燃燈燭以照之。或對之哭泣不已。或信巫不信醫。祈禱疊興。舉家紛擾。此非愛之。實以殺之也。試以大人之病情體貼之。抑好安然寂靜乎。抑好喧譁動擾乎。此理概可知也。予曾見一孩患暑濕初瘧。半月有餘。病勢甚重。醫者投以蒼朮白虎湯。夜半發汗。至寅時身體漸涼。冷汗不止。默默倦睡。口不肯言。氣息甚微。醫云六脉安靜。並不煩躁。此病退之象也。因戒其

父母切勿擾動。直至申時汗止聲出。而病已霍然矣。可見大人與小兒諸病。總宜安然寂靜為主。其調養之法。有非筆墨所能罄者。惟在病家能細心體會。醫者能諄諄告戒。勿以余之言為迂拘。則幸甚。更有幼孩發熱昏迷。手足厥冷。竅絡阻塞。哭不出聲。藥難下咽。斯時惟有請善於推拿者可。使立時甦醒。然後再議用藥。至於治法。癩瘰厥本屬三證。與大方相類。茲不重贅。

疳門

疳疾論 陸平一 刪

吳鞠通

疳者。乾也。人所共知。不知乾生於濕。濕生於土虛。土虛生於飲食不節。飲食不節。生於兒之父母之愛其子。惟恐其兒之飢渴也。蓋小兒之臟腑薄弱。能化一合者。與一合有半。即不能化。而脾氣鬱矣。再小兒初能飲食。見食即愛。不擇精粗。不知滿足。及脾氣已鬱而不舒。有拘急之象。兒之父母。

猶認為飢渴而強與之日復一日脾因鬱而水穀之氣不化而脾愈鬱不為胃行津液濕斯停矣土惡溼溼停而脾胃俱病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中焦不受水穀之氣無以生血而血乾矣再水穀之精氣內入五臟為五臟之汁水穀之悍氣循太陽外出捍衛外侮之邪而為衛氣中焦受傷無以散精氣則五臟之汁亦乾無以行悍氣而衛氣亦餒衛氣餒故多汗汗多而營血愈虛血虛故肢體日瘦中焦濕聚不化而腹滿腹日滿而肢愈瘦故曰乾生於濕也醫者誠能識得乾生於濕濕生於土虛且扶土之不暇猶敢恣用苦寒峻傷其胃氣重泄其脾氣哉治法允推東垣錢氏陳氏薛氏葉氏誠得仲景之心法者也疏補中焦第一妙法升降胃氣第二妙法升陷下之脾陽第三妙法甘淡養胃第四妙法調和營衛第五妙法食後擊鼓以鼓動脾陽第六妙法難經謂傷其脾胃者調其飲食第七妙法如果生有疳蟲再少用苦寒酸辛如蘆薈胡

黃連烏梅史君川椒之類。此第八妙法。若見疳即與苦寒殺蟲便誤矣。考潔古東垣每用丸藥緩運脾陽。緩宣胃氣。蓋有取乎渣質有形。與湯藥異。此亦第九妙法也。方以一味金雞散為妙。用雞內金不經水洗者。不拘多少。烘乾為末。不拘何食物皆加之。性能殺蟲磨積。即雞之脾能復脾之本性。小兒疳疾有愛食生米黃土石灰紙布之類者。皆因小兒無知。初飲食時。不拘何物即食之。脾不能運。久而生蟲。愈愛食之矣。全在提攜之者。有以謹之於先也。

### 論疳病虛證

羅整齋

小兒疳病。其因食積者。初候可消。實證也。若因病後脾胃虧損。或用藥過傷。不能傳化乳食。內亡津液。虛火妄動。或乳母六淫七情。飲食起居失宜。致兒為患。皆虛證也。其證目腫腹脹。瀉痢清白。肢體瘦弱。鼻爛身瘡。虛熱往來。又有走馬疳者。牙齒蝕爛。口臭齒黑。甚則齲敗牙宣。前人治法。多用



魚... 卷六  
清涼。不知此證。真熱者固多。而元氣既敗。假熱者尤多也。當陰虛脾虧之際。非溫補不可。宜臨證酌宜。仍以虛損治勞之法。參用。庶得盡善。

書臨證指南疳門後

陸履安

疳者乾也。小兒腸胃柔嫩。若乳食失調。甘肥不節。運化不及。停積發熱。熱久津乾。此因積成疳者也。或五臟偏熱。或因病後。或醫藥悞下。致亡生津液。脾不輸化。積滯不行。此因乾致積者也。故五疳不離乎脾胃。其治法胃滯當消。脾弱宜補。熱者用苦寒清火。冷者宜辛溫健運。有蟲者兼用殺蟲之品。其虛者各隨本臟補其母。總宜丸劑緩調。不能旦夕速功。或用雞肝納入治疳藥燉食。最為有效。

求嗣門

駁求嗣服熱藥安胎用燥藥

陸平一 刪

李冠仙

婦人以胎孕為重。數年不孕。延醫服藥。膏丸並進。乃不獨不能受胎。而轉

生他病。月事不調。一月經行二三次。甚且淋漓不盡。致成崩漏。此何以致。大率醫家皆以溫熱藥為主。而婦人亦以為多服溫熱即可受胎。不知未能受胎。而早已受害矣。夫天地之道。陰陽和而萬物生焉。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其以春藥醫男子。謂可種子。已遺害無窮。何能生子。即或生子。而胎毒甚重。赤遊丹等證。疊起環生。縱或苟延。天花症斷難存活。此男子服春藥之效也。乃治婦人亦用此法。以致血海之波瀾不靜。血熱妄行。經且不調。安能懷孕乎。總之婦科。首重調經。縮則為熱。過則為寒。如果月事愆期。脈來遲濡。實屬虛寒。寒體不能受胎。溫經亦可。但此等脈象最少。蓋今之婦人。十有九肝氣。脈多弦數。再服溫熱。必致肝火盛而血妄行。其患豈獨不受胎乎。予嘗見望子之婦人。愛服暖藥。而庸工多附婦人之意。以用藥究之子不得孕。而病不離身。實堪痛恨。故辨言及此。至於業已受孕。而又易於滑胎。大約在三月內者。居多。請醫保胎。竟未見有能保者。何也。安胎

必須涼血。雖朱丹溪安胎用白朮為末，以黃芩煎湯下之，遂得安好。後又因以黃芩、白朮為安胎之聖藥。其實黃芩性涼，白朮性燥。懷孕三、四月前，後胎火相火並旺，只宜涼潤，而不宜燥熱。今粗工安胎，總恃此二味，或加續斷，而全不見效。不知胎前宜涼，三、四月內尤宜於涼。治以熱燥，胎何能安。續斷辛溫而動，保胎宜靜，不宜動。藥當論性，豈能取其名以為用耶。予總以生地養血涼血為君，黃芩則偶加之，白朮則不用。屢試屢驗，故詳論之。

論求嗣藥各有所宜

羅整齋

凡種子方，各有所宜。寒者宜溫，熱者宜涼，滑者宜澀，虛者宜補。不知因人而用，而但見相傳方，一人偶中，不論宜否，競相製服，其遺害何窮。即就香附一味論，王好古謂婦科要藥。然多服能走氣，治婦人病。不論虛實，並用之，氣香味辛，性燥，以之開鬱散氣，行血導滯，則宜。若氣血虛者，轉泄氣耗血矣。

秘製求嗣藥多霸道

趙晴初

一士人因戒鴉片烟而求似續購服秘製藥水極驗不但癮除胃口勝常精神煥發陽事倍於平時未幾與友人立談倏覺下身無力頓跌仆後遂痿廢月餘告斃其所服藥水中大抵有硫黃等霸道藥所以得效甚捷禍不旋踵凡服此少藥輒得驟效者切須留心蓋非霸道藥服此少豈能得驟效謹勸世人慎弗誤認為仙丹妙藥為其所惑致禍發莫救閱微草堂筆記云藝花者培以硫黃則冒寒吐蕊然盛開之後其樹必枯蓋鬱熱蒸于下則精華涌于上涌盡則立槁耳觀此則服藥後種種靈驗正諺所謂盡根拔也

陸平一曰凡下焦溫燥助陽藥其禍莫不如是西藥治病禍亦如是

論求子嗣陸平一節錄

羅整齋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氣滿於兩間何世人有乏嗣者請詳言之一日調經婦人無子由經之不調或先或後或閉或枯其病不一按證用藥俾得如

期。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生物。承天而不能生物者。由地道之有偏頗也。一曰蓄種。種之不蓄。不得歸罪於婦人。腎陰虛則精不足。腎陽虛則氣不足。幾見穀內無實。可以生苗者乎。種之所以不能蓄者。由體質素弱者有之。由體質偏勝者有之。由縱慾精滑者有之。亦當各就其因。以為計。若夫調經已準。蓄種已老。而猶無子嗣者。何故。皆由於自誤也。素問曰。寡慾者多子。此言有精義焉。宜體認之。蓋人已經及時交合。猶葉上一點露水。未曾融結。無何而搖之。且屢搖之。其有不墮落者。幾何。譬之下種於土。未曾生根。或根猶未堅。而動之可乎。不可。有即日墮者。有在半月一月內墮者。人不知耳。人苟於一合之後。待來月經。如不行。胎已結矣。由是切勿縱慾。不惟胎固。而且子亦強壯無疾。萬一經再行焉。則種已老。又可為下次之期望也。

婦女門

婦科要訣

陸定圃

寇宗奭云。凡看婦人病。入門先問經期。張子和云。凡看婦病。當先問娠。又云。凡治婦病。不可輕用破氣行血之藥。恐有娠在疑似間也。彭用光云。凡看產後病。須問惡露多少。有無。此婦科要訣也。

女科論陸平一刪節

石芾南

經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月為天之真水。故潮汐漲落。上應月之盈虧。而有常期者也。女子屬陰血。為水類。故亦上應月之盈虧。而有常期者也。愆期則病生焉。故古人謂女子首重調經。但欲調其所不調。必推其所以不調之源。方書調經諸方。多是行氣破血。不知人身氣血。祇有不足。斷無有餘。其見為有餘者。皆不足而邪湊所致。豈有重傷氣血。而能調經之理。又謂女子多鬱。必兼開鬱。必用微辛微潤。得春和生發之氣。乃能暢達氣機。又豈有用辛燥乾澇之藥。而能暢流遏鬱之

理。貝母能解鬱結之疾。以微辛微潤則能通。微苦微涼則能降。所以主解鬱結之疾。後人謂其清熱化痰。皆散結之功也。他藥可類推矣。先期為熱。後期則為寒之說。亦不盡然。余謂欲診其人之病。須先辨其人之氣。質陰陽。金水之質。其人肥白。多屬氣虛。再驗之色脈。如面色唇舌慘淡。脈息柔濡。此氣虛見證。氣虛則脾胃不能健運。食少化遲。化源既薄。衝任自衰。或氣不攝血。為先期。為崩漏。或氣不化血。為血少。為後期。色必淡紅。無脹無痛。陽虛化濕。必多黃水白帶。法宜歸脾一類。以補氣血生化之源。若久則氣不化血。血虛化燥。又成氣血雙虧之候。木火之質。其人蒼瘦。多屬血虛。再驗之色脈。如面色唇舌多紅。多燥。脈息細澀。或弦或數。此血虛見證。血虛則肝陰不濡。肝陽內熾。或血熱妄行。為先期。為崩漏。或血虛留滯。為後期。為脹痛。法宜滋燥養營為主。其因虛留滯者。佐鹹柔以軟之。辛潤以通之。久則血虛燥結。經枯月閉。延為肝風眩暈。多怒多煩。脇肋作痛。甚則咳

嗽吐血。咽痛骨蒸。為乾血勞之候。又有氣血不足。燥濕之邪。乘虛湊入。飲入於胃。氣虛者。默運無權。津液不歸。正化變為帶濁。血虛者。濕熱滯入。營分。每成痛經。時流黃水。粘濁而熱。黏膚則癢。臨期腹痛。由肩背下抵腰足。無不痠痛。四肢乏力。皮裏發熱。血下色紫黑。或如爛魚腸。腥穢異常。行後又多黃水。若濕熱瘀濁不下。則疼痛更甚。法宜於養血劑中。佐辛潤以通之。參苦辛以化之。苦多辛多。尤必因其人之熱重。濕重用之。若久久不消。則濕熱瘀濁。凝聚成塊。其初聚而未結。營氣尚往來於其間。以故推揉有聲。按之覺痛。古謂氣聚為瘕。聚散不定者也。巢氏立八瘕名目。其曰青瘕。黃瘕。下青黃濁汁。脂瘕。精血雜下。如脂膏。濕熱下行。有明證也。用前法再加鹹軟。如龜板鼈甲。決明牡蠣之類。既能燥濕清熱。軟堅。又能養陰。斷無不效。嘗見痛經之證。久之血虛化燥。腸胃之外。經絡之間。結成鞭塊。營氣不得往來於其間。以故堅固不移。按之不痛。古謂血結為癥。推移不動者。



也。法當滋燥養營。或用清潤。或用溫潤。亦視其人之寒熱。施之。仍須參以辛潤。鹹軟。自可漸化。又有腸覃一證。經謂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搏。癖而內著。瘕肉乃生。大如雞卵。漸如懷子。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腸外脂膜受病。未入脈中者也。又有石瘕一證。生於胞中。經謂寒客子門。子門閉塞。惡血當瀉不瀉。血以留止。日益大。狀如孕。堅如石。月事不下。此血凝子宮病也。又有瘕癖一證。方書謂僻於肋下。謂之癖。隱於臍旁。狀類鞭弦。謂之瘕。勞碌感寒。則發。與痛俱見。不痛則隱。此厥陰陽明經脈結聚也。此三者治以溫潤。佐以辛潤。蓋溫潤辛潤。氣陽質陰。有陽和解凝之功。無剛燥劫津之慮。以柔治剛。理固一定也。鞠通云。經謂燥淫所勝。男子癩疝。女子少腹痛。此燥氣延入下焦。搏於血分。堅結不散。而成瘕疾。勿論男婦。化瘕回生丹主之。若不知絡病宜緩通治法。或妄用急攻。必犯瘕散為蠱之戒。蠱乃血蠱。在婦人更多。為極重難治之證。不可不豫防之也。化瘕

回生丹方。係燥淫所勝。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之法。方從金匱。籠甲煎丸。與回生丹。脫化而出。久病堅結不散者。非此不可。又云。難經謂任脈為病。男子為七疝。女子為瘕聚。此燥氣延入下焦。不與血搏。故發時痛脹有形。痛止無形。自不得傷無過之營血。而用化瘕丹矣。老年八脈空虛。亦不可與化瘕丹。皆復亨丹主之。愚按化瘕丹。芳香燥藥。猶嫌其多。尚宜減去。復亨丹。溫潤甘辛。頗為合拍。又按血虛化燥一證。每每經事先期。或一月經行數次。血色鮮紅。即成塊。亦鮮明而不晦暗。必多進大劑育陰方。愈氣虛者。佐以益氣。甚有血虛燥結。隧道拘攣。似積而實非積之病。女子血海常虛。肝陽多沸。易生此證。古人止分氣病血病。立有積聚瘕瘕名目。並未詳氣血因何致病之故。後人不事推求。徒知見氣破氣。見血行血。往往用香附烏藥厚朴青皮木香檳榔破氣諸燥藥。謂氣為血帥。氣行則血行。見治不效。加以行血。如三稜莪朮乾漆元胡蘇木之類。甚有用巴豆硝

黃諸品破積攻堅。愈治愈結。愈結愈大。致之形消。腹板成。蠱成勞。潮熱。鼻衄。上咳下利。死而後已。此等治法。貽誤千古。春山曰。氣為血帥。血實為氣。航蓋水淺者。瘀始停。未有水足而河流壅塞者。汁乾者。物乃結。未有汁足而枝葉枯鞭者。無形之陽。基於有形之陰。血行原藉乎氣行。氣行亦資乎血行。蓋血能載氣以行也。總之。因氣致病者。調其氣而血自通。因血致病者。養其血而氣自行。因燥濕寒熱致病。氣血者。治燥濕寒熱而氣血自調。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此說最為切要。嗣育一門。不外調經葆精二法。古歌云。山無不草木。人無不生育。女子要經調。男子要精足。調經之法。前已發明。葆精之道。更宜詳究。經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此先天本來之精也。又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是為液。此後天日生之精也。先天之精。受之生初。後天之精。生於穀氣。欲葆精者。不必求諸藥餌。必先調其飲食。凡煎煑辛燥等物。最易生熱。不宜多食。至於治法。當視其人之體。

質為之。氣虛者治在脾肺。土為金母。金為水源。飲食之精氣賴脾氣以散輸。資肺氣以灌溉。益脾肺之氣。即以裕生化之源。經故曰氣歸精。陰虛者治在肺心腎。肺心腎呼吸相通。君相火動靜相隨。生精者心。損精者亦心。精氣生於穀氣。其色本白。其氣歸心。奉君火而化赤。下行入腎。化精歸本。還原其色仍白。精生於血脈。故曰生精者心。然生之甚難。損之甚易。君火一動。相火隨之。虛陽潛沸於內。則所生之少。不敵所耗之多。故陰虛者。須滋肺心腎之陰。以使之生。即以招攝心腎之陽。不使之耗。真陰真陽虛者。治在脾腎。益火以治土之母。培土以生水之源。所謂先後天一氣相生者。此也。然須服溫潤甘潤諸品。最忌剛燥金石。嘗見艱於嗣育者。依古成方。謂溫熱能補命門。終年修服。不知水中之火。宜溫潤。不宜溫燥。陰液本虧。又加剛燥耗劫。輕則致生頭疼牙疼諸證。甚則成目昏瘡疽偏枯痿廢之痼疾。皆由於溫熱補命門之說誤之也。然誤藥固足以致病。即不誤藥亦

僅可以治病。草木無情，斷難添精。葆精之道，操之在己。蛾眉皓齒，命曰姦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可知欲葆精者，總須寡欲以養其心。不使君火引動相火，相火得安其位，自不耗散真陰。再能適其寒溫，調其飲食，以裕其源，自然精足。此又勿藥真詮。葆精妙法，古傳經淨後，單日成男，雙日成女。說多支離。大致男子精勝則多男，女子天癸勝則多女。馬允臺曰：天癸陰精也，由先天之氣蓄極而生。王太僕以月事為天癸者非。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男女各有精，兩精交會，則成孕。若婦人肥盛，難於成孕，以子宮為濕痰脂膜壅塞之故。古法以二陳二朮等治之。若婦人破泄太早太甚，及大病脫血後，雖調理亦難成孕，以精未復原之故。觀此則葆精之道，不獨男子為然，已有胎矣。當知保胎其法不外血以養之，氣以攝之，不專恃一條胞脈繫腎以為根絆。若氣虛不足以提攝，血虛不足以涵濡，則胎自落。彼巢元方分經養胎之說，殊難憑信。人身經脈一氣貫通。

豈有分任各養之理。以繫腎而言。腰者腎之府。腎為人身之根蒂。腎虛則吸納之權廢。實足以致落。故腰痛胎必落。大抵因氣虛落胎者。十之二三。因血虛落胎者。十之六七。其有每至兩三月即落者。總由陰虛熱燥。如涸轍之魚。不能久活。法宜清補腎陰為主。兼忌濃味炙煇香燥破耗等物。古以黃芩白朮安胎。二藥苦燥辛燥。脾有濕熱者宜之。其他體質大不相同。吳又可謂以大黃為安胎藥。此客邪傳胃府者用之。去邪即是安胎。偶有之實證。難概用也。又胎氣上逆。用銀芎酒。取其鎮逆清熱和氣血。不悟此理。而於閃挫欲墮者。亦用之。豈非速其墮乎。總之安胎之法。當究其所以不安之原。以治之。而胎自安。有濕熱者。有客邪者。除病即是安胎。有因閃挫欲墮者。宜培養氣血。稍參調氣。至胎前雜病。如子癰子煩子暈子淋子腫子懸子救等證。大抵不外陰虛化燥。陽虛化濕兩端。隨證參酌。自可無誤。再胎婦平日常宜小勞。流通氣血。自無難產之患。古方如達生散諸劑。

皆辛燥破耗之藥。斷不可服。若欲其滑利易生。常以豆腐皮加白蜜泡服。或服鴨湯猪膚湯等類。助水行舟自然易產。若夫臨產切宜安靜。脈熟蒂落。此喻最精。達生篇六字真言。一曰睡。二曰忍痛。三曰慢臨盆。尤為切要。其有交骨難開者。如加味當歸湯。當歸川芎血餘炭炙龜板尚無流弊。他如兔腦丸立應散諸方。皆屬霸道。斷不可用。其有難產至兩三日水血行盡。氣血虧極者。急用八珍湯去苓朮加阿膠枸杞沙苑黃耆山藥等味。兩補氣血。虛回乃可望生。更有虛極神昏。不知服藥者。用八珍料斤許。在產婦房中。文火緩煎。俾藥之氣味從產婦口鼻吸入。運動氣血。冀其甦醒。醒後即以此湯緩緩與服。亦可望生。曾經有驗者也。其有胎死腹中者。舌苔必青黯。繼而腹冷寒戰。胎即欲化而落。宜大劑養血。稍加肉桂。氣虛者參以益氣。亦不可拘執成方。用平胃樸硝攻下。致傷氣血。舊訣云。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面舌俱青。母子俱死。此屬有驗。產後氣血

大虧更宜審慎。吾鄉新產服生化湯。或胡椒湯艾湯。其生化湯活血化痰。少腹有塊作痛者尚宜。胡椒耗散真陰。艾湯助熱生風。均不可服。其有肝虛血燥體質。平時常有肝陽上冒見證。生化湯辛溫走竅。又不宜服。常有服此成瘕厥者。不可不知。瘕後惟有用當歸丹參炙草和血稍加桃仁以導餘瘀。最為穩當。川芎辛散炮姜溫燥。不宜多用。瘕後無虞保生等湯。不知創自何人。害人無算。尤當禁忌。其有氣血虛極者。心虛氣短。頭眩多汗。須於前方加沙參棗仁熟地玉竹養之。再入童便導瘀下行亦妙。其有寒熱交作者。亦由血虛不能榮養百體所致。宜用前方大劑養血。切勿作外感治。金匱論新產婦人有三病。一曰瘕。二曰鬱冒。三曰大便難。血不養肝。肝風內動。則瘕。此筋病也。血虛肝陽上越。則鬱冒。頭眩目昏。嘔不能食。但頭汗出。此神病也。血虛不能濡腸。則大便難。此液病也。總之皆陰虛血燥見症。當大劑養陰養血。如復脈等湯。最忌辛溫耗散。即有外風亦忌風藥。



升舉其陽。致汗脫。血暈而斃。春山云。治風先養血。血充風自滅。易一養寧  
 充字。較古歌尤勝。又有產後隨臥。敗血乘虛上攻。或心下滿悶。或痰涎壅  
 盛甚。則神昏口禁。更有敗血衝心。喜笑怒罵。踰牆上屋者。多致不救。此證  
 不論虛實。急用熱童便灌之。實證必有腹痛拒按情形。輕者用生化湯重  
 者用回生丹最妙。若產後六氣外邪為病。當汗當清當下。隨證治之。速去  
 其邪。兼護其虛。無糧之師。貴在速戰。又不可拘於產後宜溫忌涼之說。內  
 經有故無殞。不專指胎前言之也。

經帶門

論血色

羅整齋

凡血色濃而多者。血盛也。淡而少者。血衰也。此固易知者也。至於紫與黑  
 辨之不真。有如冰炭。紫黑帶紅。而色深者。或成片成條。是皆新血妄行。多  
 由內熱而然。若紫黑帶白。而色淺者。或散或薄。或沉暗色敗等象。由真氣

內損多屬虛寒。甚或如屋漏水。如腐敗之宿血。是皆紫黑之變象。凡腸辟便血皆然。

陸平一曰。辨經色紫黑光亮者。為熱。黯暗者。為寒。最確。辨痰辨大便辨黃病。皆若是。

### 論經水多少

羅整齋

經有定期。其多少亦素有定規。平日少而忽然多者。不問肥瘦。皆以熱論。平日多而忽然少者。非病後體虛。即外因阻滯也。亦有痰礙經隧者。其體必肥。而脾土或者虧敗。不能化痰也。凡此之類。宜察形色脈息。以調養之。庶多者不致沸騰。少者不致枯閉也。

### 論經期腹痛

羅整齋

經行腹痛。證有虛實。實者分寒滯熱。滯血滯氣滯。虛者分氣虛血虛。實者痛於未行之前。經通而痛自減。虛者痛於既行之後。血去而痛益甚。大都



魚溪醫話卷六  
可按者為虛拒按者為實或實中有虛虛中有實非一言所能盡當於形氣脈息兼辨之

論先期血熱

羅整齋

所謂經先者當以每月大概論所謂血熱者當以通身臟象論勿以素多不調而偶見早期者為先勿以脈證無火而單以經早者為熱

論經閉各有所因

陸平一刪

羅整齋

凡婦女經閉其因各別有血枯者其人脾胃傷損飲食減少無以生血源竭而流絕也法當補脾胃養氣血氣充血生經自行矣若妄用紅花桃仁通經等藥必然誤事有氣鬱者其人心思未遂憂愁怨恨以致氣結而血滯法當調氣則血自行苟用補劑則氣益結血益凝致成癥瘕脹滿之疾有軀肥脾虧痰涎壅滯而經滯者法當行氣導痰有冷客胞門血寒凝滯而不下者有因挾寒挾熱汚血凝滯而不行者有因食滯填塞太陰經閉



作痛者寒熱虛實之不同者。總不能遁乎脈之遲數有力無力間也。

未嫁女失寵妾孀婦尼姑經閉

羅整齋

年長未配之女。年壯失寵之妾。孀居之婦。庵院之尼。思結而不能。神多有經閉之病。此七情之變。大致以解鬱為主。再各就體之偏陰偏陽以調理之。有非專恃藥餌者。輕者可治。重者恐難治。或成勞瘵。

書臨證指南調經門後

秦天一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女子屬陰。以血為主。故女科治法。首重調經。經常也。如潮汐之有信。如月之盈虧。不愆其期。故曰經水。又曰月事。又曰月信。內經云。大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景岳云。衝為五臟六腑之海。臟腑之血。皆歸衝脈。可見衝脈為月經之本也。然血氣之化。由於水穀。水穀盛則血氣亦盛。水穀衰則血氣亦衰。是水穀之海。又在陽明。可見衝脈之血。又總由陽明水穀所化。而陽明胃氣。又為衝脈之本也。故月經之本。所重在衝。



醫

中醫藥大學圖書館

脈所重在胃氣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心主血脾統血肝藏血。凡傷心傷脾傷肝者均能為經脈之病。內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責者。死不治。不得隱曲。言情欲不遂。兩病發心脾也。風消者。發熱消瘦。胃主肌肉也。息責者。喘息上奔。胃氣上逆也。此雖言病發心脾。而實重在胃氣。因心為胃之母。胃為脾之腑也。內經又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此段經文。全重在氣竭肝傷四字。為通節之綱旨。胸脇肝部也。支滿肝病也。妨於食木邪凌土也。病則先聞腥臊氣。脾喜芳香。今脾土為木邪凌虐。病則先聞腥臊。乃肝之旺氣也。出清液脾虛不能數化水精也。先唾血脾傷不能統運營血也。四肢涼陽衰不能傍達四末也。目眩陽不充而水上溢於經也。前後血陰受傷而血內溢於絡也。血

枯內有乾血。血不歸經而結胞門也。良由年少不禁氣竭肝傷而致。月事  
衰少或不來也。治以烏鰂骨四分。取其味鹹走腎性溫達肝。配以蒼朮一  
分。取其辛散內風。溫去惡血。二物并合。功專破宿生新。丸以雀卵取其溫  
補助陽。能調子臟精血。以五丸為後飯者。先藥後飯。使藥徐行下焦。力貴  
專功。五丸不為少也。飲以鮑魚汁。利腸垢和肝傷。取其臭穢之味。佐烏鰂  
骨而辟宿積之血也。金匱要畧言調經之法甚詳。後世如黃節齋薛立齋  
諸賢論症透徹。用方精切。俱可為程式。茲不具贅。今觀葉先生案。竒經八  
脈。固屬扼要。其次最重調肝。因女子以肝為先天。陰性凝結。易於怫鬱。鬱  
則氣滯血亦滯。木病必妨土。故次重脾胃。餘則血虛者養之。血熱者涼之。  
血瘀者通之。氣滯者疎之。氣弱者補之。誠女科之明鑑也。

論女子經到後或四季一行或一二年一行

羅整齋

女子十四歲時經已下矣。四季一行。或一二年一行。此為避年。因稟受衰

弱耳。但宜順氣養血。切勿攻之。

論血與乳俱由脾胃

羅整齋

婦人經血與乳俱由脾胃而生。穀氣入胃。其清純津液之氣歸於心。入於脈。變赤而為血。血有餘。則注於衝任而為經水。經水者陰水也。陰必從陽。故其色赤。稟火之用也。衝為血海。任為胞胎。陰陽合而成孕。則其血皆移。陰於胎矣。既產則胃中清純津液之氣歸於肺。朝於脈。流入乳房。變白為乳。是稟肺經之色也。若無兒哺。則陽明之竅不通。胃中津液仍歸入脈。變赤而為月水矣。

論熱入血室

羅整齋

凡婦人傷寒。或勞鬱。或暴怒。適遇經行。以致邪熱入於血室。或血不行。或血不止。令人晝則明淨。夜則譫語狂妄者。何也。蓋衝為血海。即是血室。血屬陰。主夜。故晝則平安。暮入陰分。邪與血搏。挾陰氣。而如見鬼狀。此為熱

入血室。治法亦惟和表邪兼清血室之熱足矣。若誤以為客邪入內，攻之則伐及無辜，導邪入內矣。故經曰：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矣。陸平一曰：此症不僅屬外邪內襲，亦不僅婦女有之。就婦女而論，亦經方來而病，多有瘀屬實，經已過而病多舍空屬虛。

書臨證指南熱入血室門後

邵新甫

攻熱入血室。金匱有五法。第一條主小柴胡。因寒熱而用。雖經水適斷，急提少陽之邪，勿令下陷為最。第二條傷寒發熱，經水適來，已現晝明夜劇。謔語見鬼，恐人誤認陽明實病，故有無犯胃氣及上二焦之戒。第三條中風寒熱，經水適來，七八日脈遲身涼，胸脇滿，如結胸狀。謔語者，顯無表症，全露熱入血室之候，自當急刺期門，使人知針力比藥力尤捷。第四條陽明病下血，謔語但頭汗出，亦為熱入血室。亦刺期門，汗出而愈。仲景無非推廣其義，教人當知通變。第五條明其一症，而有別因為害，如疫潮上腕。



昏冒不知當先化其痰後除其熱等語所謂急者先除也乃今人一遇是症不辨熱人之輕重血室之盈虧遽與小柴胡湯貽害必多要之熱甚而血瘀者與桃仁承氣及山甲歸尾之屬血舍空而熱陷者用犀角地黄湯加丹參木通之屬表邪未盡而表症仍兼者當合乎和解熱輕而清藥過投氣機致鈍者不妨借溫通為使血結胸有桂枝紅花湯參入海蛤桃仁之治昏狂甚進牛黃膏調入清氣化結之前再觀案中有兩解氣血燔燔之玉女法熱甚陰傷有育陰養氣之復脈法又有護陰滌熱之緩攻法先聖後賢其治總條分縷析學者審症製方慎毋拘泥乎柴胡一法也

論胎產金丹非調經藥

李冠仙

或問胎產金丹用以調經可乎曰不可金丹真良方也然名曰胎產因胎前產後而設其方以河車為君佐以肉桂取溫暖暢達之意懷孕將至足月不復宜涼服金丹一二丸可以易產產後最忌停瘀服一二丸可以行

痰。余治旗營婦人懷孕五六月。忽小產。二胎不下。腹痛異常。以芎歸湯。金丹一丸。不過數刻。衣胞下而腹痛止。足見為行血通瘀之品。胎前產後。實屬相宜。至婦人經水不調。豈皆虛寒停瘀所致。如果過期不至。子宮虛冷。金丹可服。否則經不過期。而轉頻數。金丹豈可服耶。至於善有滑胎而欲以金丹保胎者。則保之適以催之矣。

書臨證指南崩漏門後

秦天一

崩。如山冢峯崩。言其血之橫決莫制也。漏。如漏卮難塞。言其血之漫無關防也。經云陰在內。陽之守也。氣得之以和。神得之以安。毛髮得之以潤。經脈得之以行。身形之中不可斯須離也。去血過多。則諸病叢生矣。原其致病之由。有因衝任不能攝血者。有因肝不藏血者。有因脾不統血者。有因熱在下焦。迫血妄行者。有因元氣太虛。不能收斂其血者。又有瘀血內阻。新血不能歸經而下者。醫者依此類推。無餘蘊矣。

陸平一曰。大致崩為暴病。有屬實者。漏為轉病。多屬虛者。

論崩

羅整齋

經曰。陰虛陽搏。謂之崩。以血虛則熱迫而妄行。故令暴下而為崩。崩久血少。遂成漏。不時而下。却無止期。屬腎水枯也。治此者有三法。初止血。次清熱。後補其虛。

論漏

羅整齋

或崩久成漏者。或未崩而亦漏者。連年不休。此中氣下陷。元氣不固也。宜補衛氣。兼固下元。若作血熱妄行治。是大誤也。

血崩治法不同

趙晴初

婁全善治血崩。類用炭藥。以血見黑則止也。香礬散。用香附醋浸一宿。炒黑為炭。存性。每一兩入白礬二錢。米飲空心調服。一法用薄荷湯更妙。此氣滯者。用行氣炭止之也。五靈脂散。治血崩。用五靈脂。炒令烟盡為末。每



服一錢溫酒調下一法每服三錢水酒童便各半盞煎服名抽刀散此血  
瘀者用行血炭止之也荆芥散治血崩用麻油點燈多著燈心就上燒荆  
芥焦色為末每服三錢童便調下此氣陷者用升藥炭止之也治崩中不  
止不問年月遠近用槐耳燒作炭為末以酒服方寸匕此血熱者用涼血  
炭止之也如聖散治血崩棕櫚烏梅各一兩乾薑一兩五錢並燒炭存性  
為細末每服二錢烏梅酒調下空心服久患不過三服愈此血寒者用熱  
血炭止之也棕櫚白礬煨為末酒調服每二錢此血脫者澁血炭止之也  
按同一血崩證同一用炭藥而條分縷析有如是治病用藥首貴識證可  
一隅三反矣

### 論赤帶白帶

羅整齋

二病不同治亦有異當分寒熱以脉息形氣辨之庶認證真而取效捷矣  
赤帶多熱兼虛兼火治之以婦人憂思鬱怒肝火甚而血不歸經法宜補

血涼血以養肝清肝也。白帶者出於胞宮。多由脾腎虛滑。亦以所思不遂。肝氣鬱則木侮土。而脾受傷。故濕土之氣下陷。不能輸為榮血。而下白滑之物。清冷稠粘。法當疏肝氣。補助脾元。若有穢氣者。須兼濕而有熱治之。

書臨證指南淋帶門後

秦天

帶下者。由濕痰流注於帶脈。而下濁液。故曰帶下。婦女多有之。赤者屬熱。兼虛兼火治之。白者屬濕。兼虛兼痰治之。年久不止。補脾腎兼升提。大抵瘦人多火。肥人多痰。最要分辨。白帶白濁白淫三種。三者相似而迥然各別。白帶者。時常流出。清冷稠粘。此下元虛損也。白濁者。濁隨小便而來。渾濁如泔。此胃中濁氣滲入膀胱也。白淫者。常在小便之後。而來亦不多。此男精不攝。滑而自出也。至於淋證。由腎虛膀胱積熱所致。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小便濇。淋有氣血砂膏勞五者之殊。皆屬濕熱。氣淋為病。小便濇滯。常有餘瀝不盡。血淋為病。遇熱即發。甚則溺血。痛者為血淋。不痛者

為尿血。砂淋為病。陰莖中有砂石而痛。溺不得卒出。砂出痛止是也。膏淋為病。溺濁如膏。敗精結為砂。精結散者為膏。又煮海為鹽之義。勞淋過勞即發。痛引氣衝。大約帶病。惟女子有之。淋濁男女俱有。景岳云。婦人淋帶其因有六。一心旌搖。心火不禁而帶下者。先當清火而硃砂安神丸清心蓮子飲之類。若無邪火。但心虛帶下。宜秘元煎。人參丸。茯苓丸之類。一慾事過度。滑泄不固而帶下者。宜秘元煎。苓朮菟絲丸。濟生固精丸之類。一人事不暢。精道逆而為濁為帶者。初宜威喜丸。久宜固陰煎之類。一濕熱下流而為濁帶。脈必滑數。煩渴多熱。宜保陰煎。加味逍遙散。若熱甚兼淋而赤者。宜龍膽瀉肝湯。一元氣虛而帶下者。宜壽脾煎。七福飲。十全大補湯。若陽氣虛寒。脈微澹。腹痛多寒。宜加薑附。家韭子丸。一脾腎氣虛下陷多帶者。宜歸脾湯。補中益氣湯之類。以上淋帶辨證論治。大致已備。

帶濁多由肝火

魏玉橫

帶濁之病。多由肝火熾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氣。氣弱不能散布為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輸膀胱之州都。本從氣化。又肝主疏泄。反稟其令。而行。遂致淫淫不絕。使但屬胃家濕熱。無肝火為難。則上為痰而下為瀉耳。

### 胎產門

#### 辨妊娠

陸定圃

辨妊娠。古人以形病脈不病為憑。沈金鼈更以嗜酸別之。何西池又以胎至五月。則乳頭乳根必黑。乳房亦升發為據。辨胎男女。古人以左脈大為男。右大為女。張璐玉獨謂寸口滑實為男。尺中滑實為女。兩寸俱滑實為雙男。兩尺俱滑實為雙女。右尺左寸俱滑實為一男一女。此皆扼要之訣也。又左乳脹痛或有核為男。右乳脹痛或有核為女。

#### 書臨證指南胎前門後

秦天一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言氣之始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言



形之始也。人得父母之氣以生氣生形。即稟此乾坤之氣也。兩儀既兆。五行斯彰。故天一生水。水屬腎。腎臟先生。地二生火。火屬心。心人次生。天三生木。木屬肝。肝又次生。地四生金。金屬肺。肺又次生。天五生土。土屬脾。脾又次生。天既以五行生五臟。而仁義禮智信之五德亦即寓於其中。朱子所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之謂也。因此古人重胎教。所以端其本也。而今不復講矣。於是六淫之感。七情之傷。妊婦稟氣有強弱。小兒胎元有靜躁。故安胎之法。不可不詳。如惡阻胎淋胎暈胎腫胎懸及漏胎等症。古人言之甚晰。茲不具贅。今閱葉先生案。胎前大約以涼血順氣為主。而肝脾胃三經尤為所重。因肝藏血。血以護胎。肝血失榮。胎無以蔭矣。肝主升。肝氣橫逆。胎亦上衝矣。脾氣繫於脾。如寄生之托於苞桑。鳥與女蘿之施於松柏。脾氣過虛。胎無所附。墮滑難免矣。至於胃為水穀之海。妊婦全賴水穀之精華以養身護胎。故胃氣如兵家之餉道。



不容一刻稍緩也。其餘有邪則去邪，有火則治火，陰虛則清滋，陽虛則溫補。隨機應變，無所執著。學者更能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安胎之法，可以貫之無餘蘊矣。

### 胎不動

謂胎不動而冷如冰，即非好胎，殊未必然。若以不動言之，好胎亦是伏而不動者，何可遂斷其死胎也。宜服順氣活血藥。

### 看死胎法

陸定圃

子死腹中。古法用下驗之之法。腹悶胸墜，兼冷畧無動意，口中穢面如土色，舌色青黑是也。治法服回生丹三丸，立下。產母無恙如無此藥，以平胃散一兩生用，酒水各半鍾煎好，入朴硝五錢再煎，溫服即化水而下。薛立齋云：胎死服朴硝下穢水，肢體倦怠，氣息奄奄，急用四君子為主，佐四物加薑桂調之。蕭慎齋云：胎死必先驗舌青腹冷口穢的確，方可用下，亦必

先固妊婦本元補氣養血而後下之。若偶有不安未能詳審遽用峻厲殺伐難免不測之禍。保產要錄云。即不服藥人不慌忙逼迫亦遲遲生下而不傷母。蓋人腹中極熱惟不忙迫產母安心飲食腹內熱氣薰蒸胎自柔軟腐死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自然生下。但所出穢氣令人難聞。是可知死胎用下乃不得已之治法。若產母病後及真元虛者尤當審慎。程道承氏醫說治產婦氣血弱而胎死腹中者其症腹脹作痛一日不下其脈兩尺沉伏微動無神熬益母膏以川芎當歸中桂葵子煎湯調服二三盞胎即下其治最善。

陸平一曰難產亦然勿亂投催生方。當就平素體質用藥濕熱者知母黃芩燥熱者乾地生草寒濕者高麗參肉桂寒燥者歸身肉蓯蓉再察現證以加他藥。交骨閉加龜板柞木試痛能安果已瓜熟蒂落安之即所以催之毋信穩婆西醫施用手術貽產後患。單方惟素心蘭效而無弊。

下死胎不可拘執論

吳鞠通

死胎不下。不可拘執成方。而悉用通法。當求其不下之故。參之臨時所現之證。若何補偏救弊。而胎自下也。余治一婦。死胎不下二日矣。診其脈則洪大而孔。問其證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脫。余曰。此心氣太虛。不能固胎。不問胎死與否。先固心氣。用救逆湯。加人參。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收。服二杯。而神清氣寧。三杯未服。而死胎下。湯為地黃麥冬白芍阿膠炙草龍骨牡蠣。若執成方。而用平胃朴硝。有生理乎。

論墮胎

羅整齋

婦人受胎。七日一變。今之墮胎者。多在一月之內。一月屬肝。怒則多墮。喜洗下體。竅開亦墮。一次既墮。肝木受傷。下次亦墮。今之無子者。大半如是。非盡不受胎也。又有在三月五月七月墮胎者。多在二月四月六月者。少。蓋諸精養胎。臟陰而腑陽。三月屬心。五月屬脾。七月屬肺。皆在五臟之陰。

陰常易虧。故多墮耳。如在三月曾墮。後孕之期。必乘其所虛。而亦墮。以心脈受傷故也。須預於二月調補心經。五月七月亦然。必多服健脾益氣養榮之藥。一有胎日。不可間。值前墮胎之月。更宜着神。凡一切損胎之事。毫不可犯。則胎元固矣。墮胎者。由氣血不足以固胎元也。然不足之中。尚有性稟偏陰偏陽。或寒或熱之異。如概謂黃芩白朮為安胎聖藥。亦復偏舉。惟憑脈調治。乃為當耳。如陰虛內熱者。而用艾葉白朮砂仁溫煖之劑。則陰液愈消。如草木之無雨露。自然枯萎也。如陽虛內寒者。而用黃芩白芍生地涼血之藥。則脾胃虛寒。氣血益弱。如草木之無日光。亦難生長也。故辨症合宜。雖寒熱俱可益人。

### 論安胎

羅整齋

凡妊娠胎不安者。其證非一。治亦不同。但當隨證隨經。因其病而調治之。乃為至善。若執古方。未必適合。

真胎假胎

莫枚士

胞宮中空。血滿則溢。月事以下。有靈機。故有化機。不可有一物入留其中。有之則血氣隨物而裏。即令經閉腹大。謂之胎也。第其入留之物。有內外之別。由內入留者。本氣所結。故無所成。由外入留者。他氣所感。故有所成。二者皆於經行初淨得之。有所成者。必如其所感。當經行後。感男子之精。即成為人。感異物邪怪之精。即成為異物邪怪。至其生時。皆有可驗。此自外入留者二也。其自內入留者。一為氣多怒之婦。當其經行胞淨。氣乘虛入。則血與氣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氣胎。治之下其氣而消。一為痰多痰之婦。當其經行胞淨。痰乘虛入。則血與痰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痰胎。治之下其痰而消。一為水靈樞謂之石瘕。與氣痰。二胎同法治之。下其水而消。一為血。當經行時。或因舉重。或因犯房。致經事不卒。血瘀胞宮。亦令人經閉腹大。絕似真胎。治之下其血而消。以上四者。係婦人本氣

所結。法與感異。而與積聚同。細考病源八癥。及魏之琇續案。自知其故。病源又有鬼胎。云是精魅入藏所致。然鬼交多在夢寐。非真有施泄焉。得成胎。若精物意在吸取人精。令人瘵死。亦非有所施泄焉。得成胎。其似胎者。仍假氣痰水血為依附也。苟能別此數者。治之自各有法。如概予以統同之號。即概施以安鎮之藥。多不效也。

### 論鬼胎

羅整齋

鬼屬虛無。豈能襲人胞宮。而得成形者乎。此由本婦邪思蓄注。血隨氣結。而不散。或衝任滯逆。脈道壅瘀。而不行。即是血癥氣癥之類耳。宜以癥癥之法治之。凡婦人經後不調。即為調補。必無是病。若其既病。亦宜以調補元氣為主。而繼以去積之藥。乃可也。此外如狐魅異類。變為人形。而遇者。則實有所受。其脈乍大乍小時。有時無。其人獨言獨笑。悲思恍惚。先以癥瘕之類治之。不應。繼以治邪之法。治之自愈。



墜胎難產

計壽橋

治墮胎往往用補瀉。治難產往往用攻下。皆非正法。蓋半產由於虛滑者半。由於內熱者半。得胎之後。衝任之血。為胎所吸。無餘血下行。血不足。胎必枯槁而墜。其本由於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血益少矣。治宜養血為先。清熱次之。若泥於膩補。反生壅滯之害。至於產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無危險。難產皆人所自作。用力太早。則胎先墜下。舒轉不及。胞漿先破。胎已枯澀。遂有橫生倒產之虞。其治亦不外乎養血為主。血生則胎自出。若誤用攻下之藥。則胎雖產。已衝任大傷。氣冒血崩。危在呼吸矣。慎之慎之。

催生不可拘執論

吳鞠通

催生不可拘執一轍。陽虛者補陽。陰損者養陰。血滯者通血。余治一婦。素日脈遲。而有癥瘕寒積厥痛。用通補八脈大劑丸料。服半載而成胎。產時

五日不下。余視其面青。診其脈。再至。用安邊桂五錢。加入溫經補氣之品。作三杯。服二杯。而生矣。次日診其脈。瀉腹痛甚。拒按。仍令其服第三杯。又減其製用一帖。下癥塊長七八寸。寬二三寸。其人腹中癥塊本有二枚。茲下其一。不敢再通。仍用溫通八脈。由漸而愈。

產後發熱

陸定圃

產後陰血虛耗。陽浮散於外。而靡所依。故多發熱。治法用四逆湯補陰。薑通神明。炮乾薑能收浮散之陽。使合於陰。故兼用之。然產後脾胃虛損。有傷飲食而發熱者。誤作血虛。則反傷矣。故必先問曾食何物。有無傷損。有惡血未淨者。必腹痛而發熱。有感冒外邪者。必頭痛而發熱。若發熱而飲食自調。絕無他症者。乃血虛也。可以補血。若胸膈飽悶。愛氣惡食泄瀉等症。只隨症治之。要知腹滿而不痛者。斷非惡血也。莫誤。

回生丹治瘵不利於虛寒證

趙晴初



余合回生丹以救難產。及治產後瘀血為患等證。屢建奇功。而獨不利於  
虛寒之證。以虛則當補。寒則當溫也。一婦產後甫兩日。惡露不行。腹痛  
嘔服回生丹一丸。嘔不除。而轉增泄瀉。迺邀診。面青唇淡。舌苔白滑。脈則  
右弦緩。左沉澹。疴痛作嘔。泄瀉不爽。為疏半夏代赭石肉桂琥珀黑薑炭  
延胡桃仁炙甘草等溫行之品。嘔止痛緩。而惡露亦稍行。左脈漸流利。再  
二劑。瘀行痛緩。瀉亦止。胃口不開。體甚困乏。改用扶元和胃溫行血氣小  
劑。緩調數劑。胃能納穀。形色亦漸轉。惟左小腹有塊如拳大。不時攻觸作  
痛。乃仿大黃蠱蟲丸法。前方去半夏代赭石。加當歸製穿山甲酒醉地鱉  
蟲為末。搗入醋熬大黃膏。白蜜煉為丸。如桐子大。早晚每服三錢。不匝月。  
塊漸小。痛亦漸除。後與通補奇經溫養肝腎。病竟脫。氣體復充。此證血因  
寒瘀而上衝於胃。衝胃者為產後三衝急證中之一。回生丹治三衝急證。  
本有專功。然能迅推瘀血下行。而不能治因寒凝結之瘀。凡用合成丸藥。

必須攷覈丸方藥性功能。參合脈證。倘若耳食某丸可治某證。某證而恣意用之。總屬得失參半。此古人所以有先議病後議藥之訓。

陸平一曰。反是以觀。則木火體質。因燥熱而成疾者。忌用溫燥之品。投可  
知矣。

### 產後誤用歸芎亦能致癩論

吳鞠通

當歸川芎為產後要藥。然惟血寒而滯者為宜。若血虛而熱者。斷不可用。蓋當歸七八月開花。得燥金辛烈之氣。香竄異常。甚於麻辛。無汁而味薄。當歸多汁而味厚耳。用之得當。功力最速。用之不當。為害亦不淺。如亡血液。虧孤陽。上冒等證。而欲望其補血。不亦愚哉。蓋當歸止能運血。衰多益寡。急走善竄。不能靜守。誤服致癩。癩甚則脫。川芎有車輪紋。其性更急。於當歸。蓋物性之偏長於通者。必不長於守也。世人不取用白芍。而恣用當歸。川芎。何其顛倒哉。



產後宜補宜瀉論

吳鞠通

朱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卽有雜病。以未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虛。皆不可發表。張景岳云。產後既有表邪。不得不解。既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內傷。停滯。不得不開通消導。不可偏執。如產後外感風寒。頭痛身熱。便實中滿。脈緊數洪。大有力。此表邪實病也。又火盛者。必熱渴躁煩。或便結腹脹。口鼻舌焦黑。酷喜冷飲。眼眵尿痛。溺赤脈洪滑。此內熱實病也。又或因產過食。致停蓄不散。此內傷實病也。又或鬱怒動肝。胸脇脹痛。大便不利。脈弦滑。此氣逆實病也。又或惡露未盡。瘀血上冲。心腹脹滿。疼痛拒按。大便難。小便利。此血逆實證也。遇此等實證。若用大補。是留邪為患。誤矣。愚按二子之說。各有見地。不可偏廢。亦不可偏聽。如丹溪謂產後不可發表。仲景先師。原有亡血禁汗之條。蓋汗之則瘕也。產後氣血誠虛。不可不補。然雜證一概置之不問。則亦不可。張氏駁之誠是。但治產後之實證。自有妙

法妙法為何。手揮目送是也。手下所治係實證。目中心中意中注定是痊。後識證真對病確。一擊而罷。治上不犯中。治中不犯下。目中清楚。胸中清。楚。筆下再清楚。治產後之能事畢矣。如外感自上焦而來。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藥反不能過輕。須用多備少服法。中病即已。外感已即復其虛。所謂無糧之兵。貴在速戰。若畏產後虛怯。用藥過輕。延至三四日後。反不能勝藥矣。余治產後溫暑。每用此法。如腹痛拒按。則化痰。喜按即補絡。快如轉丸。總要醫者平日用功。參悟古書臨證。不可有絲毫成見而已。

陸平一曰。此篇上半與秦天一書後全同。今刪秦作之半而留此。即秦作上半亦與鞠通產後三大證論全同。考其時則秦先吳後。固鞠通用天一說而引申之也。

### 產後宜溫辨

徐靈胎

婦人懷孕。胞中一點真陽。日吸母血以養。故陽日旺而陰日衰。凡半產滑

胎皆火盛陰衰不能全其形體故也。近人有胎前宜涼之說，頗為近理。至於產後，則陰血盡脫，孤陽獨立，臟腑如焚，經脈如沸。故仲景專以養血消瘀為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及近人造為產後宜溫之邪說，以薑桂為主。藥夫果陰陽俱脫，脈遲畏寒，血水淋漓，面青舌白，薑桂亦有用時。若血乾火燥，純現熱證，亦用熱藥，則經枯脈絕，頃刻而斃，更有惡露未淨，身熱氣塞，煩躁不寐，心煩腹痛，皆由敗血為患，亦用薑桂助其火而堅其瘀，重則即死，輕則變為褥勞。世之所謂女科名家，一例如此，殺人多矣。

陸平一曰：家君以決明牡蠣治潘嶽伯媳李洛儒女，產後泄瀉，瘕厥皆愈。

書臨證指南產後門後

秦天一

金匱要畧云：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瘕，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新產血虛，多汗出，善中風，故令病瘕。亡血復汗出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心典云：血虛汗出，筋脈失養，風入而益其勁，此筋病也。亡陰血虛。

陽氣遂厥。而寒復鬱之。則頭眩而目瞽。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滲灌諸腸。亡津液。胃燥。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便難。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為亡血傷津。則一。故皆為產後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產後血虛諸證。可心領而神會矣。張璐玉云。產後元氣虧損。惡露乘虛上攻。眼花頭暈。或心下滿悶。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熱童便主之。或血下多而暈。或神昏煩亂者。芎歸湯加入參澤蘭童便。兼補而散之。又敗血上衝有三。或歌舞談笑。或怒罵坐臥。甚則踰牆上屋。此敗血衝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龍丹。如雖悶亂。不致顛狂者。失笑散加鬱金。若飽悶嘔惡。腹滿脹痛者。此敗血衝胃。五積散或平胃加薑桂。不應。送來復丹。嘔逆腹脹。血化為水者。金匱下瘀血湯。若面赤嘔逆欲死。或喘急者。此敗血衝肺。人參蘇木。甚則加芒硝滌蕩之。大抵衝心者十難救。一衝胃者五死。五生。衝肺者十全。一二。又產後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氣虛敗而血滯也。急用人參蘇木稍遲。

不救再參觀葉先生醫案。更能博考羣書。以治產後諸病。易如反掌矣。徐洄溪批曰。近來諸醫。悞信產後屬寒之說。凡產後無不用炮薑熟地肉桂人參等藥。不知產後血脫。孤陽獨旺。雖石膏竹茹。仲景亦不禁用。而世之庸醫。反以辛熱之藥。戕其陰而益其火。無不立斃。我見甚多。案中絕無此弊。足徵學有淵源。惟善用人參而少用血藥。消痰清胃之法。尚未見及。則有未到也。

書臨證指南產後門後

龔商年

婦人善病。而病由產後者為更多。亦為更劇。產後氣血大虧。內而七情外而六氣。稍有感觸。即足致病。使治之失宜。為患莫測。朱丹溪曰。產後以大補氣血為主。雖有他症。以未治之。此語固為產後症之宗旨。而症實多端。論其常。未盡其變也。醫者惟辨乎脈候。以明內外之因。審乎陰陽。以別虛實之異。病根透徹。而施治自效。慎毋以逐瘀為了事。亦毋溫補為守經。今

觀先生案中。凡內因之實症。未嘗不用攻治之劑。然如熱熾昏亂。有似惡露沖心者。先生則曰。陰氣下泄。陽氣上冒。從亡陽汗出。謔語例為救逆法。如少腹沖及心腕而痛脹滿。有似肝氣犯胃者。先生則曰。產後下虛厥氣上攻。惟用柔陽之藥。如頭痛汗出煩渴。有似感冒風寒者。先生則曰。開泄則傷陽。辛熱則傷陰。從仲景新產鬱冒之治。以立方。至於奇經八脈。為產後第一要領。蓋八脈麗於下。產後陰分一傷。而八脈自失所司。溫補鎮攝在所必先。無奈世人罕知。即有一二講論者。終屬影響模糊。惟先生於奇經之法。條分縷析。盡得其精微。如衝脈為病。用紫石英以為鎮逆。任脈為病。用龜板以為靜攝。督脈為病。用鹿角以為溫煦。帶脈為病。用當歸以為宣補。凡用奇經之藥。無不如芥投鍼。若夫外因為病者。風溫入肺。用葶藶湯。甘寒淡滲。以通肺氣。遇寒腹痛。用當歸桂枝湯。辛甘化陽。以和營衛。暑氣上干。則陰虛是本病。暑熱是客氣。清上勿致礙下。便是理邪。如濕傷脾。



陽而飲邪阻氣。用苦温淡滲之品。澤朮湯治之。熱蒸化燥而胃阻腸癉。用省烏麻仁麥冬花粉清滋潤燥之劑治之。熱乘陰虛而入營中。則忌表散清越。惟育陰可以除熱。更如邪入營絡而成瘧症。不得發汗膩補。當以輕清和解為主。要之先生於內因之症。一一尋源探本。非同俗手漫謂補虛於外。因之端種種審變達權。不以產後自為荆棘。惟讀書多而胸具靈機。故於丹溪本末二字。尤為神化無迹。此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也。

乳吹

陸定圃

乳吹初起。服皂角甲末等味。速其成膿。色紅未熟。即用披鍼開入寸許。復以手硬擦出毒。其痛每至昏暈。而血多膿少。既難內消。每不能收口。日久成漏腐爛纏囊。故乳吹乳癰初起。只須內服逍遙散及六神丸蓮房灰末。福橘酒送。外煎紫蘇橘核絲瓜絡川棟子當歸紅花川烏香附官桂等水。

用手中兩方絞熱。替換熨乳。輕者乳散乳通。如再不通。亦只須病人忍痛。命一大嬰孩重吮下積乳。隨即吐去。吮三五次。無不爽利。至於乳疔乳巖。乳癖。症情不一。治法各殊。是在醫家息心體認。以煎劑為主。尤非瘍科所能奏功矣。

方藥外用法門

用藥有方更須有法

趙晴初

洄谿醫案。治毛姓痰喘。乃上實下虛證。用清肺消痰飲。以人參一錢。切小塊送下。二劑而愈。毛曰。徐君學術固深。但人參切塊之法。此聰明人。以之炫奇耳。後病復作。照前方加人參煎。而喘愈甚。復延徐。謂服舊方而病有加。徐曰。得非人參與藥同煎耶。曰然。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參作塊服之。亦二劑而愈。蓋下虛固當補。但痰火在上。補必增劇。惟作塊後入。則參性未發。而清肺之藥已得力。迨過腹中。而參性始發。已達下焦。方有益而無



害也。此等治法，古人有行之者，特不察耳。按清肺消痰飲，加人參方也。參切塊吞下法也。古人有方必有法。如桂枝湯服已，須啜熱稀粥，以助藥力而取汗。附子瀉心湯，附子用煎，三味用泡。扶陽欲其熟而性重，開痞欲其生而性輕。若此之類，不勝枚舉。其方其法，絲絲入籠，細心體會，妙義始見。族侄柏堂謂余言：二十一歲時，酒後寐中受風，遍身肌膚麻痺，搔之不知痛癢，飲食如常。時淮陰吳鞠通適寓伊家，請診。吳用桂枝湯，桂枝五錢，白芍四錢，甘草三錢，生薑三片，大棗兩枝，水三杯，煮二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後服不汗，再服。並屬弗夜膳，臨睡腹覺饑，服藥一杯，須臾啜熱稀粥一碗，覆被取汗。柏堂如其法，祇一服，便由頭面至足，遍身熱熱得微汗，汗到處以手搔之，輒知痛癢。次日病若失。此用古方古法也。假令此證，知用桂枝湯而不知啜熱稀粥，恐未必得汗，即使稍有汗，去病豈能若是之盡且速耶。

### 煎藥服藥法

徐靈胎

煎藥之法各殊。有先煎主藥一味，後入餘藥者；有先煎衆味，後煎一味者；有用一味煎湯，以煎藥者；有先分煎，後並煎者；有宜多煎者，補藥皆然；有宜少煎者，散藥皆然；有宜水多者，有宜水少者；有不煎而泡漬者，有煎而露一宿者，有宜用猛火者，有宜用緩火者，各有妙義，不可移易。今則不論何藥，惟知猛火多煎，將芳香之氣散盡，僅存濃厚之質。如煎燒酒者，將糟久煮，則酒氣全無矣。豈能和榮達衛乎？須將古人所定煎法，細細推究，而各當其宜，則取效尤捷。其服藥亦有益。古方一劑，必分三服。一日服三次，并有日服三次，夜服三次者。蓋藥味入口，即行於經絡，驅邪養正。性過即已，豈容間斷？今人則每日服一次，病久藥暫，此一暴十寒之道也。又有寒熱不得其宜，早暮不得其時，或與飲食相雜，或服藥時即勞動冒風，不惟無益，反能有害。至於傷寒及外證痘證，病勢一日屢變，今早用一劑，明晚更用一劑，中間間隔兩晝一夜，經絡已傳，病勢益增矣。又發散之劑，必煖。

覆令汗出使邪從汗散。若不使出汗。則外邪豈能內消。此皆淺易之理。醫家病家皆所宜知也。又惡毒之藥。不宜輕用。昔神農嘗遍諸藥。而成本草。故能深知其性。今之醫者。於不常用之藥。亦宜細辨其氣味。方不至於誤用。若耳聞有此藥。並未一嘗。又不細審古人用法。而輒以大劑灌之。病者服之。苦楚萬狀。并有因而死者。而已亦茫然不知其何故。若能每味親嘗。斷不敢冒昧試人矣。此亦不可不知也。

### 蒸露法

陸定圃

鄒閏庵治一人暑月煩懣。以藥搐鼻。不得嚏。悶極。遂取藥四五錢。七服之。煩懣益甚。昏不知人。不能言語。蓋以藥中有生半夏。生南星等物也。鄒謂南星半夏之毒。須薑汁乃解。盛暑煩懣。烏可更服薑汁。勢必以甘草解之。但其味極甘。少用則毒氣不解。服至一二錢。即不能更多。因以甘草一斤。蒸露飲之。飲盡而病退。凡病者畏藥氣之烈。惡藥味之重。皆可仿用此法。

陳載庵嘗治一人熱甚喉痛。用甘草桔梗連翹馬勃牛蒡子元參等味。其人生平飲藥即嘔。堅不肯服。而病劇又不能不進藥。乃令以藥蒸露飲之。十餘碗而全愈。

胃弱不勝藥及傷陰化燥宜蒸露法

趙晴初

熊三拔泰西水法云。凡諸藥係草木果蓏穀菜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鮮物料。依法蒸餾得水。名之為露。以之為藥。勝諸藥物。何者。諸藥既乾既久。或失本性。如用陳米為酒。酒力無多。若以諸藥煎為湯飲。味故不全。間有因煎失其本性者。若作丸散。併其渣滓下之。亦恐未善。然峻厲猛烈之品。不得不丸以緩之。凡人飲食。蓋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爛。二曰口化。細嚼緩嚥。三曰胃化。蒸變傳化。二化得力。不勞於胃。故食生冷。大嚼急嚥。則胃受傷也。胃化既畢。乃傳於脾。傳脾之物。悉成乳糜。次乃分散達於周身。其上妙者。化氣歸筋。其次妙者。化血歸脈。用能滋益精髓。長養臟體。調

和營衛所謂妙者。飲食之精華也。故能宣越流通。無處不到。所存糟粕。乃下於大腸焉。今用丸散。皆乾藥合成精華。已耗。又須受變於胃。傳送於脾。所沁入宣佈。能有幾何。其餘悉成糟粕。下墜而已。若用諸露。皆是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且蒸餾所得。既於諸物體中。最為上分。復得初力。則氣厚勢大。不見燒酒之味。醱於他酒乎。按古人丸散湯飲。各適其用。豈可偏廢。諸藥蒸露。義取清輕。大抵氣津枯耗。胃弱不勝藥力者。最為合宜。其三化之說。火化口化。不必具論。胃化一言。深可玩味。蓋飲食藥物入胃。全賴胃氣蒸變。傳化。所以用藥治病。先須權衡。病人胃氣及病勢輕重。此古人急劑緩劑。大劑小劑之所由分也。如驟病。胃氣未傷。勢又危重。非用大劑急劑不可。杯水輿薪。奚濟於事。一味穩當。實為因循誤人。倘或病人胃氣受傷。無論病輕病重。總宜小劑緩劑。徐徐疏瀹。庶可漸望轉機。以病人胃氣已傷。藥氣入胃。難於蒸變轉化。譬如力弱人。強令負重。其不顛踣。

者幾希矣。夫諸藥蒸露為輕清之品。氣津枯耗胃弱不勝藥力者。最為合宜。請更申其說。馬元儀曰。陰虛有三。肺胃之陰則津液也。心脾之陰則血脈也。肝腎之陰則真精也。液生於氣。惟清潤之品可以生之。精生於味。非粘膩之物不能填之。血生於水穀。非調中州不能化之。是則人身中津液精血皆屬陰類。津液最輕清。血則較醜。精則更加厚矣。讀內經腠理開發。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則知津與液較。液亦畧為醜厚矣。竊謂津者。雖屬陰類。而猶未離乎陽氣者也。何以言之。內經云。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豈非液則流而不行。津則猶隨氣流行者乎。內經又云。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霧露所溉。萬物皆潤。豈非氣中有津者乎。驗之口中氣呵水。愈足。徵氣津之不相離矣。氣若離乎津。則陽偏勝。即氣有餘。便是火。是也。津若離乎氣。則陰偏勝。即水



精不四布結為痰飲是也。蒸露以氣上蒸而得露。雖水類而隨氣流行。體極輕清。以治氣津枯耗。其功能有非他藥所能及。熊氏贊謂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余謂病人胃弱不勝藥力者。最為合宜。然其力甚薄。頻頻進之可也。其氣亦易泄。新蒸者為佳。余治傷陰化燥證。清竅乾瀆。每用之獲效。內經謂九竅者。水注之器。清竅乾瀆者。病人自覺火氣從口鼻出。治津離乎氣。而氣獨上注歟。

急煎慢煎祇用頭煎祇用二三煎法

趙晴初

古人煎藥各有法度。表藥以氣勝。武火驟煎。補藥以味勝。文火慢煎。有祇用頭煎。不用第二煎者。取其輕揚走上也。有不用頭煎。祇用第二煎。第三煎者。以煮去頭煎。則燥氣盡。遂成甘淡之味。淡養胃氣。微甘養脾陰。為治虛損之秘訣。又煎藥宜各藥各銚。恐彼煎攻伐。此煎補益。此煎溫熱。彼煎清涼。有大相反者。譬如酒壺沖茶。雖不醉人。難免酒氣也。

冷熱和服法

陸定圃

汪春圃治丁某。每日晡後發熱微渴。心胸間怔忡如築。至晚輒生懊惱。欲罵欲哭。晝夜不能寐。諸藥不效。一載餘。汪診其脈左寸浮洪。兩尺沉細。知屬陰虧陽盛。仿靈樞秫米半夏湯如法煎成。外用肉桂三錢另煎。待冷黃連三錢另煎。乘熱同和入內。徐徐溫服。自未至戌。盡劑是夜即得酣睡。

上盛下虛分時服藥法

陸定圃

某婦咳嗽吐痰有血。夜熱頭眩。胸膈不舒。脚膝無力。醫用滋陰降火藥。半年飲食漸少。精神漸羸。診脈兩寸關沉數有力。兩尺瀆弱。而反微浮。曰此上盛下虛之證。心肺間有留熱。痰血而肝腎之氣不足也。用人參固本丸。令空腹時服。日中用貝母蘇子山查丹皮桃仁紅花小薊以茅根煎湯代水煎服十帖。痰清血止。後以清氣養營湯與固本丸間服三月。後病瘥。此上清下補之治法也。

胃冷腸燥用丸加衣法

陸定圃

病有上下懸殊者。用藥殊難。陸養愚醫案有足以為法者。錄之。陸前川素患腸風便燥。冬天喜食銅盆柿。致胃脘當心而痛。醫以溫中行氣之藥。療其心痛。痛未減而腸紅如注。以寒涼潤燥之藥。療其血便未通而心痛如刺。陸診其脈。上部沉弱而遲。下部洪滑而數。曰。此所謂胃中積冷。腸中熱也。用潤字丸三錢。以沉香衣其外。濃煎薑湯送下二錢。半日許。又送一錢。平日服寒涼藥一過。胃脘必痛如割。今兩次丸藥。胸膈不作痛。至夜半大便行極堅。而不甚痛。血減平日十之六七。少頃又便一次。微痛而血亦少。便亦不堅。清晨又解便。澹一次。微見血而竟不痛矣。惟心口之痛尚未舒。因為合臟連丸。亦用沉香為衣。薑湯送下。以清下焦之熱。而潤其燥。又用附中理中料為散。以溫其中。飴糖拌吞之。以取戀膈不使速下。不終劑而兩症之相阻者並痊。此上溫下清之治法也。盧紹庵曰。丸者緩也。達下而

後鎔化。不犯中宮之寒。散者散也。過咽膈即銷鎔。不犯魄門之熱。妙處在於用沉香飴糖。

陸平一曰。外太姑丈趙季遂。知醫。自患命門火衰。上有虛熱。服桂附作吐。不受。乃以肉桂研細末為小丸。外以滑石末和姜汁米飯為衣。曬極乾。日服數丸。漸漸向愈。

引經法

陸定圃

宋徽宗食冰太過。患脾疾。楊吉老進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屢矣。楊曰。疾因食冰。請以冰煎此藥。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何某患嘔吐。醫用二妙丸不效。徐靈胎為加茶子四兩。煮湯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積。故用此為引經藥。畧識數條。以見治病者。必察理精而運機敏。始能奏捷功也。

陸平一曰。治食積。知為某物所傷。即以某物炙灰。加入消導劑中。便效。

薰蒸法

陸定圃



許允宗治王太后病風不能言。以防風黃耆煎湯數斛。置牀下薰蒸。使口鼻俱受。夕便得語。陸嚴治徐氏婦。產後血悶暴死。胸膈微熱。此用紅花數十斤大鍋煮湯。盛木桶。令病者寢其上。薰之。湯氣微復進之。遂得甦。此善師古法者也。李玉治痿。謂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而愈。乃熬藥兩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則又即其法而變化之。醫而若此。與道大適矣。

### 煎藥用水法

雷福亭

中虛者。當用春雨水。取其生生之氣。火旺者。宜用冰雪水。取其陰寒下降。氣滯血凝。痰阻便閉者。宜用急流水。取其行而不滯。失血遺精。溺多便滑者。宜用井華水。清早初吸。取其凝結而不流。吐逆喘嗽。脹滿者。宜用東流水。取其順下。陰不升。陽不降者。宜用甘瀾水。以調之。

### 煎藥用水法

趙晴初

何西池醫碇煎藥用水歌曰。急流性速堪通便。宣吐逆流水最宜。百沸氣騰能取汗。甘瀾勞水意同之。黃蘗水吐痰和食。霍亂陰陽水可醫。新汲無根皆取井。除煩去熱補陰施。地漿解毒兼清暑。臘雪寒水熱疫奇。更有輕靈氣化水。奇功千古少人知。堪調升降充津液。滋水清金更益脾。按甘瀾水。用水置盆杓。揚萬遍亦名勞水。古人言水性鹹而體重。勞之則甘而清。取其不助腎氣而益脾胃也。又言揚之萬遍。取動極而靜之義。愚謂後說。迺是試取仲景所用甘瀾水方細繹之。其義自見。氣化水者。以水蒸汗。如蒸花露法。一名氣汗水。一名水露。內經謂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上為雲者。水化為氣也。下為雨者。氣化為水也。水化為氣。則津液上騰。可潤上燥。氣化為水。則膏澤下布。可滋下涸。用水蒸氣。氣復化水。有循環之妙。理得升降之元機。不但可取以煎藥。燥火證口渴者。取而飲之。不亦宜乎。

陸平一曰。家君常謂古之醫者。每遇疑難症。輒用方外法。以濟方劑之窮。

其法至善。因錄以上九則。餘則散見各書。當時未及抄出。茲就所憶者。條述於後。以補前諸條之缺。但未檢原書。不過大概耳。然學者即此裁化。亦已可應用無盡矣。

### 煎藥用火法

司燿氏掌四時改火以救時疾。可見火與民生有密切關係。前人謂煎藥宜桑柴火。煨鍊金石藥宜櫟炭火。烹百藥丸散宜煇炭火。熬滋補諸膏宜蘆火竹火。此等俱有至理。今雖不能盡仿之而行。然如煤火火油之有毒者。切不可以前藥。

### 少飲多頓法

大凡胃氣上逆。聞藥欲嘔者。胃氣虛憊。憚於服藥者。每不能一氣多飲。猶之食物有不能過飽之人。多頓則便易消化。况湯藥入胃。不過借以調氣和血。復藉氣血以禦病邪。性至則邪却。性過則邪又乘。多頓則藥氣接續。



而勻。易於奏效。

### 急證緩調法

李冠仙治濕熱阻於胃口之實症。噤口痢。用生川連五分。新會皮五分。鮮竹茹三錢。煎清汁。以銅匙少少進之。畧停一刻。再進。半日始將半鐘服盡。竟得不嘔。胃開而愈。詳載本書痢門。家君治八妹。胃氣憊虛症。噤口痢。用嫩雞好火腿。文火燉清湯。亦逾刻服一二小匙。一夜始盡碗許。而胃開得愈。又某書載治氣液兩虧。難於峻補者。用鮮竹葉炙甘草北棗肉青竹皮。枸杞子煎湯服。如不能下咽。以綿漬時時滴入口中。可效法也。

### 先後服藥法

古人治病。每有先溫後清。先攻後補等法。茲不贅言。今所謂先後服藥法者。如作嘔藥不下咽。王孟英用黃連二分。紫蘇三分。小杯慢口先飲。俟嘔止。乃進治病源之大劑。此亦急則先治標之一法。可以隅反。



濁藥清投法

病人下焦陰虧。非熟地二冬龜板鼈甲阿膠等以滋之不可。而或則胃力已憊。不能化。或則脾力已乏。不能傳。或肝火尚旺。恐其先爍為痰。或病體兩歧。下焦雖陰虧。中焦反濕阻。此等皆難投膩藥。無已。祇有清投法。或用熟地線懸於箸。擱藥銚上。水沸氣騰。俟其點點滴入湯中。或則雖煎而祇用二煎三煎。如趙晴初所說。或則蒸露。攷葉天士案曾用此法。而未載明法之若何。今醫家襲用。閱其案曰。濁藥清投藥則濁矣。清投之法未有也。更有因不知而誤為濁藥輕投者。不知輕字更作何解。若峻藥則有輕投法。先以試病情之合宜否也。張仲華善用之。

潤藥燥服法

石苾南云。人參麥冬五味子合為生脈散。本屬陰柔之品。乃製為散。潤藥燥服之。既可得藥之形質。緩化於內。又不膩氣機。古人立法周密如此。又

考病在膈間。古人每用散以散能停留緩化而下煎劑則直達胃中。已過病所。此亦用散之另一理也。

### 半泡半煎法

附子瀉心湯。附子用煎。三味用泡。古方古法也。其意詳於上。趙氏用藥有方。更須有法篇。記得醫案存真中。有分治上下焦者。上焦氣分藥用泡。取其輕揚。下焦血分藥用煎。取其重墜。蓋即附子瀉心湯法。化裁而出者也。

### 冷服熱服法

昔賢於上假熱。下真寒症。每用桂附等藥涼飲之。使其無所拒格。醫者皆知之。反是以論治。則熱內逼。而外形寒。所謂假寒真熱症。應熱服可知矣。石葶南治溫熱症。每用熱飲。此則不必。但溫飲可耳。

### 食前食後空心服藥法

內經治月事衰少。用烏鯽丸為後飯。此即食前服藥以食壓之之法。大致



下焦藥宜食前服。上焦藥宜食後服。又舊食在胃，必得新食，乃動。雖病食滯，必稍納食。進消導藥於食後，方效。至調補藥，則宜空心服，以胃中空虛先入者先化，較易奏效也。

### 晨起臨睡服藥法

大約補劑須晨起服。日間陽旺之時，脾胃易於運化。故陽虛者補陽之藥，借此陽氣流行，固宜晨服。即陰虛者用滋膩之品，亦藉胃化脾傳。陽旺則易於消化。若發汗清表之劑，則宜臨睡服。每於睡醒時，陽氣外行，行陽二十五度之際，得汗而解，但寒證辛溫發汗，宜重被取暖，以助之。熱症辛涼清表，不宜重被，重被反阻遏其氣而無汗。

### 晨起臨睡分方輪服法

閱薛立齋案，晨服某湯，晚服某湯者，極多。此皆陰陽兩虧，分頭治法。薛氏專用數方，呆板不足取。其法則大可取也。



服藥佐以飲食法

何鴻舫治痢疾令食芝蔴澆切糖家君治家母勞症令常飲鰵魚清湯治某腫病令常食熏鮑魚蓋凡病於飲食均有宜有忌如濕症忌鴨不忌雞肝病忌雞不忌鴨舉此類推他症可知醫者看準何病開一飲食宜忌單交病家大可輔佐藥力事半功倍。

內服輔以外治法

仲景於大便不通用蜜煎導猪膽導法此外治也尚非輔佐內服內外同治若喉症先用斑蝥異功散取泡仍服煎劑此乃內服輔以外治家君曾治孫某風溫發疹適天驟冷又冒外寒用辛溫恐其化火因仍用辛涼湯藥內服而以西河柳棉紗線煎水絞手中揩身揩則僅在皮膚可解外寒疹透而愈以此類推應用無窮。

不能服藥先用外治法



如卒中不省人事。古方用開關散。取嚏牙關緊閉。用烏梅擦齒。因痰壅胸膈而難下藥者。用桑皮搗汁塗胸次。痰塞喉間不能飲藥者。用鵝翎拭喉取吐。並良法也。畧舉數條。餘可類推。

### 鋪藥以卧法

方書載小兒生而無皮。得土氣少也。挖地成坑。滿布米粉。寢兒於上。即得漸生。家君治王某。寒溼成痺。身不能動。內濕外濕並重。湯藥難於下咽。用石灰木炭堆鋪牀下。日日易之。外濕漸輕。內溼亦引而向外。旬後始不拒飲。乃服藥而愈。觸類旁通。在乎醫者。

### 聞氣法

人在氣交之中。所受各氣。均有關乎病症。世人皆知臨產植千年蓋。以避穢氣。夏日貯涼水以收暑氣。冬日置火爐以禦寒氣。推而以之治病。其理亦通。古方治邪祟。用鬼白。鬼箭羽。雄黃等熏於病室。治內濕。用蒼朮。白芷。



等重之。俾病人聞其藥氣。一以驅邪。一以祛濕。此其例也。

### 露一宿法

古治暑瘧方。常煎後露一宿再服。蓋應天之氣化。以露能散暑氣也。其法誠善。但置藥於露天。或墜天絲。或遇毒蟲。服之反有害。故此法以不用為穩。若不得已而用之。則必有人守視藥碗。方可無患。

### 藥物門

#### 論人參之害

李冠仙

藥有甚貴。宜於人有益。而反有損者。人參是也。據本草。人參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可謂仙丹矣。而我謂有損者何也。富貴之人。驕奢之性。淫欲不節。自謂體虛。初病即欲參服。庸工無識。意在奉承。一藥不效。遂即用參。或因外感邪滯未去。得補不治。或因內傷壯火。食氣得補。病進。予至親丁吳氏。肺熱音啞。服人參而更無音。予進瀉白散而漸愈。又予友吳翁。肝火

上升頭暈出汗誤以為虛服參而汗暈更甚延予診欲代平肝本人深信而旁言嘵嘵以為疑自願服予之方予易以平肝養血為主調理而愈非皆幾誤於參耶。

### 參附熬液之害

高麗康

無論大人小兒人參附子用之於熱在陽分則其害立至醫者即覺若用之於熱在陰分則外似無害或至數兩而死或至數觔而死死亦不悔醫者病者終不覺悟蓋病在陰分用熱藥熬盡其津液然後命盡故也如此死者頻頻見之。

### 犀角辨

陸平一節錄

陸九芝

犀角性升然而犀角之升以降為升且以至降為升者也何以明之犀為水獸其利無前故能分水能辟塵能燭怪水與塵本乎地者親下怪則匿於幽隱之地而犀能燭之則犀不誠至降之物乎凡角皆升蓋此所謂升。

乃是升出於表。此所謂降。乃是降入於裏。觀熱入血室病。一用犀角。邪既外達。豈不以病邪內陷。而既入血室。則已入於至幽至隱之地。故必用此至降之品。亦能深入於至幽至隱者。以拔之。使出乎。惟其能入幽隱。故謂之降。亦惟能從幽隱拔邪。故謂之升。凡藥酸苦者能涌泄。此正酸苦涌泄之謂。凡屬三焦大熱。諸見惡血。及陽毒發斑。色紫黯者。犀角之所司也。凡屬痘疹初起。喉痧初發。及傷寒病溫之裏熱未熾。宜先透達者。誤投犀角。送邪入裏。轉陷轉深。永不得出。病無不死。夫以已陷之邪。犀角既能拔出。則未陷之邪。犀角即能送入。其勢必然。胡令人於病之初起。反畏提邪出表之藥。樂就引邪內陷之犀角。使其後之種種惡狀。本皆可以不作者。無不次第俱作。而至於不可救哉。他若外臺秘要。歷載犀角方。無一不涉。及惡血。試問風寒溫熱之常。其不汗而當用汗法。不下而當用下法。時即有如外臺所載犀角等證乎。不獨經疏主治。悉屬吐衄下血。即如汪詡庵之



醫方集解尚能歷數吐衄及蓄血諸證則汪尚能知病涉於血方用犀角而不在可汗可下之際矣况畜血一證仲景亦有桃仁承氣抵當湯丸即後人尚有代抵當一方可用耶臨證指南每將犀角牛黃與冰麝蛇蝎合用顧景文託名天士作溫證論治又以犀角視同花露輕率用之而於指南所載顧姓一案觀其前診尚能飲酒納穀乃一用犀角而神昏如醉矣陳樞一案前診不過夜煩無寐乃一用犀角而陽升風動矣凡此皆其覆證時所自言何竟無一人見而疑之者噫異矣聶久吾痘疹慈航以升麻葛根湯為主方痛懲犀角牛黃引毒內攻當其時有他醫治小兒用牛黃散一服痰喘止神氣稍平自是而此兒遂無言矣故久吾謂應從升散時切不可遏其毒出之勢立致內攻告變韋君繡曰邪在陽明與心包相近雖見神昏未必便入心營自宜疏達向外不得以犀角引賊入室夫傷寒論六經並重而風寒溫熱之病以陽明為淵藪其方亦以陽明為扼要陽

明者胃也。仲景所用白虎承氣之石膏大黃。凡屬胃病。無不以此二藥而愈。可見此時於二藥外。不必更有他藥。即有他藥。亦不過為二藥佐使。胡令人於此絕不一用膏黃。而於宜清宜下時。動手便用犀角。夫使此時而果有犀角證。豈仲景獨不見及耶。乃以仲景熱入血室之條。變作熱入心包之說。以遷就其犀角之用。然歷檢古書。絕不見於宜清宜下時。一言熱入心包者。胡至今日而競為此說也。揆其所以言心包之故。莫不因乎病有神昏之故。余先明神昏之為病。以定犀角之宜否。夫犀角心藥也。用犀角者。以神昏而用也。以神昏之似乎心病而用也。然而凡屬神昏之症。仲景皆繫之陽明條下。尚為胃病。而非心病。夫神昏者何。不知人不識人而已矣。內經熱論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海。其血氣盛。故不知人。金匱中風篇曰。邪入於腑。即不識人。趙以德解之曰。胃為六腑總司。諸腑經絡受邪。必歸於胃。胃得之則熱甚。津液壅溢。結為痰涎。閉塞隧道。胃之支脈上絡

於心。纔有壅閉。即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徐忠可申之曰。試將頸間兩人迎脈。按住其氣。即壅遏不識人。人迎者胃脈也。則不知人不識人之屬於胃也久矣。今何以而移之於心哉。前兩說既極曉暢。而說之尤明白者。則裴兆期也。裴曰。人謂神昏之病原於心。心清神乃清。余謂神昏之病原於胃。胃清神乃清。夫藏神者心。攝神者氣。胃氣一有不清。即不能攝神歸舍。是神之昏不昏。專在乎胃之清不清。不觀酒醉之人乎。酒醉之人。醉胃不醉心也。何以神昏而言語無倫也。不觀飽食填息之人乎。飽食之人。飽胃不飽心也。何以神昏而一時瞽亂也。不觀痰涎壅塞之人乎。痰塞之人。塞胃不塞心也。何以神昏而瞑眩無知也。其言如此。則知神昏之為病。全屬於胃。即知神昏之用藥。決不在心。若非先明神昏之何屬。則犀角之是非。何由定乎。本經云。犀角主百毒除邪不迷惑。魘寐大明。則謂煩毒入心。狂言妄語。海藏則謂風毒攻心。瑁燥熱悶。孟詵則謂卒中惡心痛。心風

煩悶。此三家並專言心。惟備要瀉心涼肝清胃中大熱。始兼心胃言。而愈  
文便接吐血衄血下血等證。則知病必涉血。然後用之。未涉乎血。即不可  
用。正合時珍解一切毒。療一切血之言。再觀外臺所載芍藥地黃湯。用犀  
角。則主清化瘀血者也。十一味方用犀角。則治熱毒下黃汁如腐爛血者  
也。張文仲用犀角。則療下利惡血不止者也。范汪麝香散用犀角。則療穀  
道中蠱瘡而便膿血者也。益可見血生於心。而血得熱則行之理。如其病  
但在胃口。而藥先開其心竅。勢必將未入心包之邪。一舉而送入心包。病  
於是乎內陷。而神亦不復清矣。喻嘉言曾勘一白虎證。病家欲用犀角。遂  
延他醫。引胃邪入心藏。其顛悖無倫。較胃實證更增十倍。醫乃辭以心偏  
不可救。未幾髮直頭搖。果成心絕之候。嘉言謂傷寒之邪。即使過經不解。  
蘊崇日久。亦僅蒸及心包。絡豈有直入心藏之理。乃任用犀角。領邪攻心。  
無異獻門迎賊。嘉言此論實足破胃病用犀角之謬。貽福於後世也。若夫

病之既入心包既入血室則在肝之病必用羚羊角亦猶入心之病之必用犀角也病豈無待愈於犀角者哉然必在已入血室之後有可決者陸平一曰邪襲心包與邪蒙心包以神昏呼之一無所知仍有所知為邪已襲入者可以開泄僅蒙及者開之領邪入內不可救矣至寶丹牛黃清心丸石菖蒲等弊與犀角同有時病未至神昏譫語服此等藥反無礙者何哉譬諸心包猶城門也寇在遠郊城門洞開無害也寇已入城非開無以逐之此開泄之理也若蒙則喻以寇臨城下開之便一擁而入矣奈何

枸杞子助肝火

陸定圃

枸杞子諸家本草有謂其甘平者有謂其苦寒者有謂其微寒者有謂其甘微溫者均未嘗抉發其理惟張石頑本經逢原謂味甘色赤性溫無疑緣本經根子合論無分以致後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蓋有感於一

本無寒熱兩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齊，往往豐於此而濇於彼，如山茱萸之肉濇精，核滑精當歸之頭止血，尾破血，橘實之皮滌痰膜，聚痰不一而足。即炎帝之嘗藥，亦不過詳氣味形色，安有味甘色赤形質滋腴之物性寒之理。其辨別獨精，勝於諸家。余壯歲服藥，每用枸杞子必齒痛，中年後服之甚安。又嘗驗之肝病有火者，服枸杞子往往增劇，謂非性溫之徵耶。

### 川芎之害

陸定圃

婦人經止三月，以川芎末煎艾水調服，腹內覺微動是孕，不動者非也。此法未可輕試。內人素患肝氣，懷孕三月，服川芎末少許，即動甚不安。是知成方不當泥也。又方書佛手散用當歸川芎各五錢，水酒煎治胎動，名醫嚴兼三謂此方暫服則安，常服之則屢生而不育。又秀水陳氏專門女科治胎前諸症，戒用川芎，以其能升易動胎氣也。

### 五味子錮邪留肺

趙晴初

本經曰。五味子氣味酸溫無毒。主益氣咳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男子精。盧子繇曰。五味俱全酸收獨重。故益降下之氣。欬逆上氣者。正肺用不足不能自上而下。以順降入之。令勞傷羸瘦者。即內經云。勞煩則張精絕。使人煎厥內鑠也。此補勞傷致降令之不足。與補中益氣之治。不能升出者。相反能降便是強陰。陰強便能益精。設六淫外束及肺氣焦。蒸餌之反引邪入臟。永無出期。縱得生全。須夏火從中帶出。或為斑疹。或作瘡瘍。得汗乃解。倘未深解病情。願言珍重。按此則五味子之功能的在降入。凡病情涉於宜升宜出者。視為戈戟矣。蓋肺統五臟六腑之氣。而主之腎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腎氣原上際於肺。肺氣亦下歸於腎。一氣自為升降者也。故上而咳逆上氣。由六淫外束。餌此則外邪不持不能升。不能出。直引之及腎。而漸成虛損。倘同熟地麥冬等用酸而兼膩。不啻錮而閉之。所謂不虛而做成虛。不損而做成損者。此類是也。

陸平一曰。無論外邪內邪。犯及肺經。則麥冬之塞肺竅。百合之斂肺氣。為不可用。况五味子哉。

白芥子劫液動火

趙晴初

白芥子。氣味辛溫。善能利氣豁痰。觀治冷哮。用白芥子末塗肺俞膏。百勞等穴。塗後麻瞽疼痛。疔疰入目。用白芥子末塗足心。引毒歸下。外用功效如是。其性烈。從可知矣。其末水發。搗入食品。食此少。輒令人目淚鼻涕。交出。其性開發。走液。亦從可知矣。繆仲醇云。能搜剔內外痰結。及胸膈寒痰。冷涎壅塞者。然肺經有熱。與陰火虛炎咳嗽生痰者。法在所忌。奈世醫。徇於三子養親湯一方。不論燥證火證。動輒用之。甚且用至數錢。其意原在利氣豁痰。殊不知辛烈之品。鑠液劫津。耗氣動火。其害甚大。余嘗見風溫咳嗽證。誤用白芥子。致動血見紅。甚至喉痛聲啞。但罔有歸咎於白芥子者。損人而不任過。白芥子抑何幸歟。諸本草均云。肺經有熱。虛火亢者。



忌用。豈未之見耶。

### 木通苦濁迅利

趙晴初

重慶堂隨筆謂木通味苦。故瀉心火。由小腸出。諸本草皆云甘淡。或言微辛。豈諸君不但未經口嘗。且莠莠亦未詢乎。按木通古名通草。今之通草。古名通脫木。云木通味甘淡。或通草之傳誤。未可知其實。今之木通味極苦。且劣。世謂黃連是苦口藥。殊不知黃連之味苦。而清。木通之味苦。而濁。葉氏醫案以蘆薈入湯劑。徐氏批曰。請自嘗之。方知其苦。願以斯語移之。木通且木通性極迅利。不宜多用。沈杏田言。曾見一小兒誤服重劑木通湯藥。小便遂不禁。繼之以白膏。如精狀。叫號慘痛而死。死後溺竅端。猶有精珠數粒。用木通者。其審慎之。

### 豬肉生痰之害救液之善

趙晴初

本草謂豬肉助火生痰。發風動氣。於人有損無益。鄒潤安謂坎為豕。在地

支則屬亥不但養胃其補腎水有專能本草損人之說汪訥庵亦不以爲然惟脾虛濕盛之人有釀痰滑瀉之弊時疫流行之際有壅濁召疾之虞耳製為蘭薰俗呼火靛補虛開胃病後最宜按古人以豬肉作藥物者不多見續名醫類案中一則特錄出汪亦厓治張姓夏月途行受暑醫藥半月水漿不入大便不通唇焦舌黑骨立皮乾目合肢冷診脈模糊此因邪熱薰灼津血已枯形肉已脫亡可立待若僅以草木根皮滋養氣血何能速生囑市豬肉四兩粳米三合用汁一碗又梨汁一盃蜜半杯與米肉汁和勻一晝夜呷盡目微開手足微動喉間微作呻吟如是者三日唇舌轉潤退去黑殼一層始開目能言是夜下燥屎脈稍應指再與養陰匝月而愈溫熱經緯言溫疫證邪火已衰津不能回者宜用鮮豬肉數斤切大塊急火煮清湯吹淨浮油恣意涼飲乃急救津液之無上妙品按此法必須用在邪火已衰之後因憶族兄雲濤病痰飲氣喘身軀肥胖行不數武輒喘甚

因偕同志聘吳鞠通來紹。吳以大劑石膏半夏等治之。數月喘漸平。痰亦少。身軀頓瘦。愈後即登高亦不作喘。案載吳氏醫案中。鞠通歸淮陰。頗行時。囑弗食豬肉。後偶食之。即覺痰多。身軀復驟胖。嗣後終身不敢食豬肉。此痰濕症忌食豬肉之一徵也。又失音證。忌食火穀及皮蛋。余親見患失音人食二物增劇。

### 海蜇宜忌

趙晴初

海蛇一名海蜇頭。用一兩漂淨。加大荔薺四個。水二鍾煎八分。服名雪羹。凡肝經熱厥。少腹攻衝作痛。用以泄熱止痛。捷如影響。王孟英曰。海蛇妙藥也。宣氣化痰。消痰行食。而不傷正氣。以經礬鹽所製。入煎劑。雖復漂淨。而軟堅開結之勳。固在也。故哮喘胸痞。腹痛癥瘕。脹滿便閉。滯下疳黃等病。皆可量用。宜下之證。而體質柔脆。不能率投硝黃者。余輒重用。隨機佐以枳椇之類。無不默收敏效。按海蜇本水結成。故煮之仍化為水。人身之



痰有由火搏其水而成者。故為化火痰之專藥。其性寒涼。清火散結。不傷正氣。余每喜用之。若陽氣衰少之體。寒多濕勝之病。不相宜也。小兒疳病。由於火盛。致口臭便堅。腹脹內熱者。令服雪羹。屢效。

夜明砂善於蝨蟲水蛭

趙晴初

古人治血積。每用蝨蟲水蛭。以其善吮血。然其性極毒。人多患之。不若改用夜明砂。以其食蚊而化者也。蚊之吮血。不減。蝨蟲本草稱其能下死脰。則其能攻蓄血明矣。此說出於不居集錄。出備采。

黑芝麻梗能軟通肝氣

李冠仙

藥有極賤。似於人無益而大有益者。黑芝麻荻是也。予嘗治肝氣脹痛。異常氣逆嘔吐。前醫用二陳香附木香順氣不效。加用破氣如枳殼腹皮烏藥沉香之類。更不效。予思肝氣橫逆。固非順氣不可。但肝為剛臟。治之宜柔。前醫所用。皆有剛意。故肝不受治。宜甘以緩之。兼養陰以平肝。然非兼

通氣之品亦難速效。惟通氣之藥難免剛燥之意。偶思及芝蔴荑外直內通。其色黑可逕達腎。其性微涼毫無剛意。遂用一支。助以金橘餅三錢。一服而效。數服全愈矣。每遇舉發即用是方。無不速愈。嗣後予治肝氣必用之。無不應手。所謂輒通於肝最宜。因思凡人臟腑之氣無不貴通。內經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固已。而推廣其意。通則不脹。脹則不通。通則不逆。逆則不通。凡治氣病無不宜通。不獨肝經也。兼治哮喘症多年。腎氣上逆。予用紫味地黃加減為丸。每服五錢。以芝蔴荑一支煎湯下。竟能漸愈。久不發矣。又治肝氣犯胃。飲食阻滯。欲成膈症。予以滋潤平肝清金暢胃之品。加芝蔴荑金橘餅十數服而愈。又遇脹症。幾有單腹之象。予用甘麥大棗湯。加芝蔴荑金橘餅連服月餘而愈。其他諸氣為病。服之得效者不可數計。表而出之。以公諸世。

論病有對待藥亦有對待

陸晉笙

有熱病。即有寒病。有濕病。即有燥病。以及表裏虛實。莫不對待。故無論何病。皆有寒熱燥濕表裏虛實之異。執一書而謂道盡於是。執一方而謂治無他法者。未能透澈至理者也。是以用藥之誤。每誤於病狀相同。同一肝風抽搐也。而虛甚與熱極異。同一肺勞咳嗽也。而濕盛與火灼異。同一胃虛不食也。而陽虧與陰虧異。同一腹滯作痛也。而寒鬱與熱鬱異。以及血有寒瘀熱瘀。便有陽秘陰秘。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何以辨之。亦先辨諸體氣而已。余論人生體氣實分四種。已載前篇。蓋天地之氣。不外寒熱燥濕。即人身應之。亦不外濕熱燥寒濕寒燥四種。既有是病。即有是藥。病皆對待。藥亦皆對待。有辛溫解表之荆防。即有辛涼解表之前茅。有甘溫重鎮之紫石英。即有甘寒重鎮之代赭石。有溫疏氣之木香豆蔻。即有涼疏氣之鬱金香附。有溫降氣之蘇子沉香。即有涼降氣之白前兜鈴。有溫補血之當歸炙草。即有涼補血之生地白芍。有溫破瘀之桃仁紅花。即有涼

破癥之夜明砂生卷柏。有寒症噎膈之高良薑縮砂仁。即有熱症噎膈之青竹茹代赭石。有涼消水腫之防己赤小豆。即有溫消水腫之椒目杉木片。有寒殺蟲之蕪荑苦楝。即有溫殺蟲之樵子川椒。有寒濕成痺之蒼朮薑黃。即有濕熱成痺之葶藶防己。有子宮寒冷之蛇床續斷。即有子宮痰熱之猪胰槐寔。有寒濕疝氣之小茴香天仙籐。即有濕熱疝氣之川棟子海蛤粉。有熱症消渴之天花粉地骨皮。即有寒症消渴之枸杞子原蠶繭。有溫消食滯之神麴山查炭。即有涼消食滯之蕎麥勃薺粉。有寒通大便之蘆薈珠砂丸。即有溫通大便之半夏硫黃丸。有潤通大便之郁李仁海松子。即有燥通大便之皂莢寔丁香柄。諸如此類。亦不勝枚舉。更有專主一證之要藥。如肝腎虛寒腰痛用杜仲。肝腎虛熱腰痛用女貞。膀胱氣寒不化溺閉用肉桂。膀胱氣熱不化溺閉用知母。陽虛勞損脊痛用鹿角膠。陰虛勞損脊痛用猪脊髓。涼消乳癰用蒲公英。溫消乳癰用橘葉汁。涼殺勞蟲用明

月砂。溫殺勞蟲。用水獺肝。涼定肝風。用羚羊。溫定肝風。用肉桂。涼散內風。用嫩鈎藤。溫散內風。用明天麻。熱鬱發疹。用蟬衣。牛蒡。寒鬱發疹。用檉柳。棉紗。熱體嘔吐。用竹茹。蘆根。寒體嘔吐。用丁香。柿蒂。胃熱流涎。用子芩。脾寒流涎。用益智。陰虛眩暈。用甘菊。花黑。芝麻。陽虛眩暈。用山茱萸。鹿角霜。濕熱脚氣。用防己。赤小豆。寒濕脚氣。用檳榔。杉木片。熱癩脇痛。用廣鬱金。川棟子。寒癩脇痛。用歸橫。鬚蘇子霜。虛寒陽痿。用陽起石。鹿茸。虛熱陽痿。用女貞。寔石斛。熱體肝火鬱胃。困嗜卧。用生地。青黛。寒體脾濕。自困困倦。嗜卧。用蒼朮。香芷。諸如此類。尚不勝枚舉。苟於體質辨別不明。即難免於混用。須知病同而原異。藥似而性非。辨別既明。則濕熱為痰。用黃芩。膽星。燥熱為痰。用花粉。竹瀝。寒濕有痰。用陳皮。半夏。寒燥有痰。用薑汁。白芥。腎經濕熱。用黃柏。知母。腎經寒濕。用茴香。附子。腎經燥熱。用龜板。黑豆。腎經寒燥。用菴蓉。胡桃。試舉一證。一臟以為例。餘可類推。誠能自做。知一不知。



二之弊。庶幾同一肝燥。不致以治寒燥之枸杞當歸。誤治溫燥。同一胃濕。不致以治寒濕之草果肉寇。誤治濕熱乎。庶幾熱體胎動之黃芩。芋根。寒體胎動之艾葉。杜仲。熱體邪迷之硃砂。白微。寒體邪迷之龍齒。雄黃。熱體遺精之牡蠣。決明。寒體遺精之桑螵。益智。熱體崩漏之側柏。蘄根。寒體崩漏之烏。鱧。禹糧。熱體通絡之絲瓜。絡竹。瀝。寒體通絡之白芥子。乳香。熱體肺虛之沙參。寒體肺虛之人參。熱體心液虧之柏子仁。麥冬。心寒體心液虧之龍眼肉。炒棗仁。均不致混用乎。惟是此篇所舉。皆寒熱對待者。燥濕未備也。攻補升降。滑澀散斂。通塞更未及也。皆不可以混用者也。學者即是以一隅三反。取諸家本草。而尋繹之。自能洞澈。夫何可依。稀彷彿。剽襲成方。反咎方之無效也哉。

陸平一曰。家君嘗謂辨體質以察病因。就病因而再用藥。實為治病總訣。故錄辨體質論用藥者兩篇。一冠諸首。一殿諸末。以包括全書。閱者察之。

鯨溪醫論選跋

僕夙耽典籍。泛覽無歸。嗣讀歧黃家言。覺博大精微。最裨實用。中年而後。觀政餘暇。壹意於斯。卅餘年於茲矣。每手一編。輒硃圈墨勒。隱寓雌黃。丙辰季春。兒子培治卸驗契所。所長事。自贛來魯。閑無事。爰命取皮架書。據圈勒以定去取。彙選一編。他兒女復襄助討論之。今年孟夏。選竣。適于青姪是翼。來署任編次之勞。仲夏寄滬。付石印。心竹姪培勳。復就近任覆校之勞。茲纔印竣。僅僅一述而不作之書。書成之難如是。然則樂觀厥成乎。曰否否。聞當今列強陰謀家。方肆其商戰故智。以亡人家國。簧鼓我當道。援東瀛例。廢中醫而用西醫。我不敢謂西醫一無所長也。我亦不能謂中醫一無所取也。剖解者徵諸實。粗迹可依。氣化者課諸虛。精蘊是究。俞跗華佗諸術。赤丸五石湯等方。皆我國所本有。何以至今不傳耶。則以害多利少。功不補患也。設令盡用西醫。勢必盡用西藥。我國所產。藥為貨材。一

大宗非東瀛比。棄之已可惜。而西藥之輸入者。歲將億萬計。其損失何可勝言。吸盡脂膏。不亡何待。我曰。以商戰亡人國者。以此嗟乎。哀哀諸公。即不為人民生命計。獨不為我國國計計乎。僕今者。我盡我心。仍汲汲焉。即此書。為醫家精進謀。為病家生命謀。並為國粹保存謀。醉心歐學者。得毋目笑存之耶。將來為高閣之束。為破甑之覆。為秦火之燔。為伏壁之藏。舉不暇計及。復綴數語於卷末。以寄感慨。壬戌仲秋古茂苑晉笙陸錦燧跋於古陽邱署。

跋

家君命平一長兄編選是書。復命弟兄姊妹輩同參之。七年於茲矣。事竣而媿姊已先物化。不及見是編之成。惜哉。今者家君復命我昆季各作序跋一道。叙述書中內容。且藉以覘我輩學識也。善謂大致要旨。一言以蔽之曰。辨症。此外年幼學淺。莫能贊一辭。姑述一笑談以作結束。可乎。昔者某名醫有兩徒。將出而懸壺。師曰。何以應世。其一曰。我覺黃元御陳修園輩之說長。將一應以溫補。予之師曰。可。其一曰。我覺朱丹溪王孟英等之說優。將一概以寒瀉投之。師亦曰。可。或者疑之。師曰。毋庸疑也。凡病莫不有虛實寒熱。是兩人者。誤治固半。治愈亦半也。使但知病有虛實寒熱。而不知辨別症候。將虛其虛。實其實。寒其寒。熱其熱。不且盡為所誤耶。書此以發一噱。膺一陸培善。

陸詠安曰。我弟述笑談一則。以作結束。我今更作一別解。曩與先姊詠媿

論立方之難務使對病對證藥無一味之或偏為主為佐數無一分之可  
易乃效如桴鼓安得今日中醫盡為不偏謂中之中醫安得今日庸醫盡  
為不易謂庸之庸醫斯何慮中醫之見廢斯何慮庸醫之貽譏耶附識之  
竊願馨香以祝之



鯀溪醫論選跋三

小子不敏。年十九矣。方肄業津門高等學校。未遑治醫。今夏暑假。省親於濟陽。祖孫父子。天倫樂叙。怡怡如也。見

大父命家君輯醫論選跋

相於討論。謂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人有五常。道之大原出於天。凡事見物。

莫能出其範圍。醫亦一端。迺盡人以合天之學。其精蘊導源於五行。使言

醫而可廢五行。亦將廢五常而為人。四體百骸猶是也。即得目之曰成人

乎。又謂中醫之陋。即在於實驗。得一藥也。試之有驗。相率效之。得一方也。

用之有驗。羣焉取之。不知未究原理。則驗於此者。不驗於彼。古方流傳。本

使後人作為法度。得以研究。今反以有古方而依稀倣用。豈非大誤。故藥

必究諸本草。不在多。更不在僻。但能逐味澈其功用。弊害如用人然。自任

我驅使。無乎不當。然能用藥。必先知明病理。則內經尚矣。內經無偏說。所以

難能可貴。但舉其大端。未遂症而論其變遷。故又當參觀後賢諸說。仲尼

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今以五行為無關醫  
理者。殆不可以語上者乎。今之以實驗謂能盡醫事者。但僅可以語下  
乎。歲次壬戌七月子木陸欽貢謹誌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